



北史
十二



リ 8
1735
202



1735
202



北史卷四十二

列傳第三十

王肅

劉芳

常爽

孫述
芳從子懋
孫景

王肅字恭懿琅邪臨沂人也父奐齊雍州刺史南史有傳肅少聰
辯涉獵經史頗有大志仕齊位祕書丞父奐及兄弟竝為齊武帝
所殺太和十七年肅自建鄴來奔孝文時幸鄴聞其至虛矜待之
引見問故肅辭義敏切辯而有禮帝甚哀惻之遂語及為國之道
肅所陳說深會旨帝促席移景不覺坐之疲也肅因言蕭氏危亡
之兆可以乘機帝於是圖南之規轉銳器重禮遇日有加焉親貴
舊臣莫之間也或屏左右談說至夜分不罷肅亦盡忠輸誠無



此係明治八年八月
廿八日由山東
省立圖書館
購得



亞八屯鳳
氏蘭向周中

及古詞

隱避自謂君臣之際猶孔明之遇玄德也尋除輔國大將軍長史賜爵開陽伯肅固辭伯爵許之詔肅討齊義陽聽招募壯勇以爲爪牙其募士有功賞加等其從肅行者六品以下聽先擬用以後聞若投化人聽五品已下先卽優授肅至義陽平破賊軍除持節都督豫州刺史揚州大中正肅善撫接甚有聲稱尋徵入朝帝手詔曰不見君子中心如醉一日三歲我勞如何設館華林拂席相待卿欲以何日發汝墳也又詔曰肅丁荼蔬世志等伍胥窮踰再暮蔬縕不改有司依禮喻解爲裁練禫之制二十年七月帝以久旱不雨輟膳百寮效之帝在崇虛樓遣舍人問肅對曰伏承陛下輟膳已經三日羣臣不敢自寧臣聞堯水湯旱自定之數須聖人以濟未聞由聖以致災是以國儲九年以禦九年之變昨四郊之外已蒙滂澍唯京城之內微爲少澤蒸庶未闕一發陛下輟膳三

日臣庶惶惶無復情地帝遣答曰雖不食數朝猶然無感朕誠心未至之所致也朕志確然死而後已是夜霖雨大降以破齊將裴叔業功進號鎮南將軍加都督四州諸軍事封汝陽縣子肅頻表固讓不許詔加鼓吹一部初齊之收肅父奐也奐司馬黃瑤起攻奐殺之二十二年平漢陽瑤起爲輔國將軍特詔以付肅使紆泄哀情孝文崩遺詔以肅爲尚書令與咸陽王禧等同爲宰輔徵會駕魯陽肅至遂與禧參同謀謀自魯陽至京洛行途喪紀委肅參量憂勤經綜有過舊戚禧兄弟竝敬昵之上下稱爲和輯唯任城王澄以其起自羈遠一旦在已之上每謂人曰朝廷以玉肅加我上尚可從叔廣陵宗室尊宿歷任內外云何一朝令肅居其右也肅聞恒降避之尋爲澄所奏劾稱肅謀叛事尋申釋詔肅尚陳留長公主本劉昶子婦彭城公主也賜錢二十萬帛三千疋肅奏考

以顯能陟由績著升明退閣於是乎在自百寮曠察四稔于茲請
依舊例考檢能否從之裴叔業以壽春內附拜肅使持節都督江
西諸軍事與彭城王勰率步騎十萬以赴之齊豫州刺史蕭懿屯
小峴交州刺史李叔獻屯合肥將圖壽春肅進師討擊大破之禽
叔獻走蕭懿還京師宣武臨東堂引見勞之進位開府儀同三司
封昌國縣侯尋爲散騎常侍都督淮南諸軍事揚州刺史肅頻在
邊悉心撫接遠近歸懷附者若市咸得其心清身好施簡絕聲色
終始廉約家無餘財然性微輕忼頗以功名自許護疵稱伐少所
推下孝文每以此爲言景明二年薨於壽春年三十八宣武爲舉
哀給東園祕器朝服一襲錢三十萬帛一千匹布五百匹蠟三百
斤并問其卜遷遠近專遣侍御史一人監護喪事又詔曰杜預之
歿寔於首陽司空李冲覆舟是託顧瞻斯所亦二代之九原也故

揚州刺史肅忠義結於二世英惠符於李杜平生本意願終京陵
既有宿心宜遂先志其令塋於冲預兩墳之間使之神遊相得也
贈侍中司空公有司奏以肅貞心大度宜謚匡公詔謚宣簡明帝
初詔爲肅建碑銘自晉氏喪亂禮樂崩亡孝文雖釐革制度變更
風俗其間樸略未能淳也肅明練舊事虚心受委朝儀國典咸自
肅出子紹襲紹字三歸位中書侍郎卒贈徐州刺史子遷襲齊受
禪爵通例降紹弟理孝靜初得還朝位著作佐郎紹肅前妻謝生
也肅臨薨謝始攜女及紹至壽春宣武納其女爲夫人明帝又納
紹女爲嬪肅弟康字文政涉獵書史微有兄風宣武初攜兄子誦
翊衍等入魏拜中書侍郎卒幽州刺史贈征虜將軍徐州刺史誦
字國章肅長兄融之子學涉有文才神氣清雋風流甚美歷位散
騎常侍右將軍光祿大夫幽州刺史長兼祕書監給事黃門侍郎

明帝崩靈太后之立幼主也於時大赦誦宣讀詔書言制抑揚風神疎秀百察傾屬莫不歎美孝莊初於河陰遇害贈尚書左僕射司空公謚曰文宣子孝康尚書郎中孝康弟儁賦性清雅頗有文才齊文襄王中外府祭酒誦弟衍字文舒名行器藝亞於誦位光祿大夫廷尉卿揚州刺史大中正度支七兵二尚書太常卿出爲散騎常侍西兗州刺史爲余朱仲遠所禽以其名望不害令騎牛從軍久乃見釋還洛孝靜初位侍中卒敕給東園祕器贈尚書令司徒公謚曰文獻衍篤於交舊有故人竺虢於西兗州爲仲遠所害其妻子饑寒衍置於家累年贍恤世人稱其敦厚翊字子游肅次兄深子也風神秀立好學有文才位中書侍郎頗銳於榮利結婚於元又爲濟州刺史清靜有政績入爲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卒贈司空公徐州刺史子琛武定中儀同開府記

室參軍

劉芳字伯支彭城叢亭里人漢楚元王交之後也六世祖訥晉司隸校尉祖該宋青徐二州刺史父邕宋兗州長史芳出後宋東平太守遜之邕同劉義宣之事身死彭城芳隨伯母房逃竄青州會赦免舅元慶爲宋青州刺史沈文秀建威府司馬爲文秀所殺芳母子入梁鄒城慕容白曜南討青齊梁鄒降芳北徙爲平齊人時年十六南部尚書李敷妻司徒崔浩之弟女芳祖母浩之姑也芳至京師詣敷門崔恥芳流播拒不見之芳雖處窮窘之中而業尚貞固聰敏過人篤志文典晝則傭書以自資給夜則誦經不寢至有易衣併日之弊而澹然自守不急急於榮利不戚戚於貧賤乃著窮通論以自慰常爲諸僧傭寫經論筆迹稱善卷直一縑歲中能入百餘疋如此數年賴以頗振由是與德學大僧多有還往時

有南方沙門慧度以事被責未幾暴亡芳因緣聞知文明太后召入禁中鞭之一百時中官李豐主其始末知芳篤學有志行言之於太后微愧於心會齊使劉纘至芳之始族兄也擢芳兼主客郎與纘相接拜中書博士後與崔光宋弁邢產等俱爲中書侍郎俄而詔芳與產入授皇太子經遷太子庶子兼員外散騎常侍從駕洛陽自在路及旋京師恒侍坐講讀芳才思深敏特精經義博聞強記兼覽蒼雅尤長音訓辨析無疑於是禮遇日隆賞賚豐渥俄兼通直常侍從駕南巡撰述行事尋而除正王肅之來奔也孝文雅相器重朝野屬目芳未及相見嘗宴羣臣於華林肅語次云古者唯婦人有笄男子則無笄芳曰推經禮正文古者男子婦人俱有笄肅曰喪服稱男子免而婦人髻男子冠而婦人笄如此則男子不應有笄芳曰此專謂凶事也禮初遭喪男子免時則婦人髻

男子冠時則婦人笄言俱時變男子婦人免髻冠笄之不同也又冠尊故奪其笄且互言也非謂男子無笄又禮內則稱子事父母雞初鳴櫛纚笄總以茲而言男子有笄明矣高祖稱善者久之肅亦以芳言爲然曰此非劉石經也昔漢世造三字石經於太學學者文字不正多徃質焉芳音義明辯疑者皆徃詢訪故時人號爲劉石經酒闌芳與肅俱出肅執芳手曰吾少來留意三禮在南諸儒亟共討論皆謂此義如吾向言今聞徃釋頓祛平生之惑芳理義精贍類皆如是孝文遷洛路由朝歌見殷比干墓愴然悼懷爲文以弔之芳爲注解表上之詔曰覽卿注殊爲富博但文非屈宋理慙張賈既有雅致便可付之集書詔以芳經學精洽超遷國子祭酒以母憂去官帝征宛鄧起爲輔國將軍太尉長史從太尉咸陽王禧攻南陽齊將裴叔業入寇徐州疆場之人頗懷去就帝憂

之以芳爲散騎常侍國子祭酒徐州大中正行徐州事後兼侍中
從征馬圈孝文崩於行宮及宣武卽位芳手加袞冕孝文襲斂暨
乎啟祖山陵練祭始末喪事皆芳撰定咸陽王禧等奉申遺旨令
芳入授宣武經及南徐州刺史沈凌外叛徐州大水遣芳撫慰振
恤之尋正侍中祭酒中正竝如故芳表曰夫爲國家者罔不崇儒
尊道學敦爲先唐虞以往典籍無據隆周以降任居武門蔡氏勸
學篇云周之師氏居武門左今之祭酒則周師氏洛陽記國子學
宮與天子宮對太學在開陽門外案學記云古之王者建國親人
教學爲先鄭氏注內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則有太學庠
序之官由斯而言國學在內太學在外明矣臣謂今旣徙縣松漣
皇居伊洛宮闕府寺僉復故趾至於國學豈宜舛錯校量舊事應
在宮門之左至如太學基所見存仍舊營構又云太初太和二十

年發敕立四門博士於四門置學臣案自周以上學唯以二或尚
東或尚西或貴在國或貴在郊爰暨周室學蓋有六師氏居內太
學在國四小在郊禮記云周人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四郊
禮又云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注云四學周四郊之虞庠
也大戴保傅篇云帝入東學尚親而貴仁帝入南學尚齒而貴信
帝入西學尚賢而貴德帝入北學尚貴而尊爵帝入太學承師而
問道周之五學於此彌彰案鄭注學記周則六學所以然者注云
內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則有太學庠序之官此其證也
漢魏已降無復四郊謹尋先旨宜在四門案王肅注云天子四郊
有學去都五十里考之鄭氏不云遠近今太學故坊基趾寬廣四
郊別置相去遼闊檢督難周計太學坊并作四門猶爲太曠以臣
愚量同處無嫌且今時制置多循中代未審四學應從古不求集

儒禮官議其定所從之遷中書令祭酒如故出除青州刺史爲政
儒緩不能禁止姦盜然廉清寡欲無撓公私還朝議定律令芳斟
酌古今爲大議之主其中損益多芳意也宣武以朝儀多闕其一
切諸議悉委芳修正於是朝廷吉凶大事皆就諮訪焉轉太常卿
芳以所置五郊及日月之位去城里數於禮有違又靈星周公之
祀不應隸太常乃上疏曰臣聞國之大事莫先郊祀郊祀之本寔
在審位臣學謝全經業乖通古豈可輕薦瞽言妄陳管說竊見所
置壇祠遠近之宜考之典制或未允衷旣曰職司請陳膚淺孟春
令云其數八又云迎春於東郊盧植云東郊八里郊也賈逵云東
郊木帝太昊八里許慎云東郊八里郊也鄭玄孟春令注云王居
明堂禮曰王出十五里迎歲蓋殷禮也周禮近郊五十里鄭玄別
注云東郊去都城八里高誘云迎春氣於東方八里郊也王肅云

東郊八里因木數也此皆同謂春郊八里之明據也孟夏令云其
數七又云迎夏於南郊盧植云南郊七里郊賈逵云南郊火帝七
里許慎云南郊七里郊也鄭玄云南郊去都城七里高誘云南郊
七里之郊也王肅云南郊七里因火數也此又南郊七里之審據
也中央令云其數五盧植云中郊五里之郊也賈逵云中兆黃帝
之位并南郊之季故云兆五帝於四郊也鄭玄云中郊西南未地
去都城五里此又中郊五里之審據也孟秋令云其數九又云以
迎秋於西郊盧植云西郊九里郊賈逵云西郊金帝少昊九里許
慎云西郊九里郊也鄭玄云西郊去都城九里高誘云西郊九里
之郊也王肅云西郊九里因金數也此又西郊九里之審據也孟
冬令云其數六又云迎冬於北郊盧植云北郊六里郊也賈逵云
北郊水帝顓頊六里許慎云北郊六里郊也鄭玄云北郊去都城

六里高誘云北郊六里之郊也王肅云北郊六里因水數也此又北郊六里之審據也宋氏含文嘉注云周禮王畿內千里二十分之一以爲近郊近郊五十里倍之爲遠郊迎王氣蓋於近郊漢不設王畿則以其方數爲郊處故東郊八里南郊七里西郊九里北郊六里中郊在西南未地五里祭祀志云建武二年正月初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依採元始中故事北郊在雒陽城北四里此又漢世南北郊之明據也今地祇準此至如三十里郊進乖鄭玄所引殷周二代之據退違漢魏所行故事凡邑外曰郊今計四郊各以郭門爲限里數依上禮朝拜日月皆於東西門外今日月之位去城東西路各三十竊又未審禮又云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今計造如上禮儀志云立高禘祠于城南不云數里故今仍舊靈星本非禮事兆自漢初專爲祈田恒隸郡縣郊祀志云高祖五年制

詔御史其令天下立靈星祠牲用大牢縣邑令長得祠晉祠令云郡縣國祠社稷先農縣又祠靈星此靈星在天下諸縣之明據也周公廟所以別在洛陽者蓋緣姬旦創成洛邑故傳世洛陽崇祠不絕以彰厥庸夷齊廟者亦世爲洛陽界內神祠今竝移太常恐乖其本天下此類甚衆皆當部郡縣修理公私施之禱請竊惟太常所司郊廟神祇自有常限無宜臨時斟酌以意若遂爾妄營則不免淫祀二祠在太常在洛陽於國一也然貴在審本臣以庸蔽謬忝今職考括墳籍博采羣議既無異端謂粗可依據今玄冬務隙野罄人閑遷易郊壇二三爲便詔曰所上乃有明據但先朝置立已久且可從舊先是孝文於代都詔中書監高閭太常少卿陸琇并公孫崇等十餘人修理金石及八音之器後崇爲太樂令乃上請尚書僕射高肇更共營理宣武詔芳共王之芳表以禮樂事

大不容輒決自非博延公卿廣集儒彥討論得失研窮是非無以垂之萬葉爲不朽之式被報聽許數旬之間頻頻三議于時朝士頗以崇專綜旣久不應乖謬各嘿然無發論者芳乃探引經誥搜括舊文共相難質皆有明據以爲盈縮有差不合典式崇雖示相酬答而不會問意卒無以自通尚書依事述奏仍詔委芳別更考制於是學者彌歸宗焉芳以社稷無樹又上疏曰依合朔儀注日有變以朱絲爲繩以繞係社樹三匝而今無樹又周禮大司徒職云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社之所宜木鄭玄注云所宜木謂若松栢栗也此其一證也又小司徒封人職云掌設王之社壇爲畿封而樹之鄭玄注云不言稷者王主於社稷社之細也此其二證也又論語曰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是乃土地之所宜也此其三證也又白武通

社稷所以有樹何也尊而識之也使人望見卽敬之又所以表功也案此正解所以有樹之義了不論有之與無也此其四證也此云社稷所以有樹何然則稷亦有樹明矣又五經通義云天子太社王社諸侯國社侯社制度奈何曰社皆有垣無屋樹其中以木有木者土主生萬物萬物莫善於木故樹木也此其五證也此最其丁寧備解有樹之意也又五經要義云社必樹之以木周禮司徒職曰班社而樹之各以土地所生尚書逸篇曰太社惟松東社惟栢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此其六證也此又太社及四方皆有樹別之明據也又見諸家禮圖社稷圖皆畫爲樹唯誠社誠稷無樹此其七證也雖辯有樹之據猶未正所殖之木案論語稱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便是世代不同而尚書逸篇則云太社惟松如此便以一代之中而立社各異也愚以爲宜殖

以松何以言之逸書云太社惟松今者殖松不慮失禮惟稷無成
證稷乃社之細蓋亦不離松也宣武從之芳沈雅方正槩尚甚高
經傳多通孝文尤器敬之動相顧訪太子恂之在東宮孝文欲爲
納芳女芳辭以年貌非宜帝歎其謙慎帝更敕芳舉其宗女芳乃
稱其族子長文之女孝文乃爲恂聘之與鄭懿女對爲左右孺子
焉崔光於芳有中表之敬每事詢仰芳撰鄭玄所注周官儀禮音
于寶所注周官音王肅所注尚書音何休所注公羊音范甯所注
穀梁音韋昭所注國語音范曄後漢書音各一卷辯類三卷徐州
人地錄二十卷急就篇續注音義證三卷毛詩箋音義證十卷禮
記義證十卷周官儀禮義證各五卷崔光表求以中書監讓芳宣
武不許卒贈鎮東將軍徐州刺史謚文貞侯長子懌字祖欣雅有
父風頗好文翰歷徐州別駕兗州左軍府長史司空諮議參軍屢

爲行臺出使所歷皆有當官之稱轉通直散騎常侍徐州大中正
行郢州事尋遷安南將軍大司農卿卒贈徐州刺史謚曰簡無子
弟欽以第三子琰爲後欽字景興好學強立善事當世高攀之盛
及清河王懌爲宰輔欽皆與其子姪交游靈太后臨朝又與太后
兄子徃還相好太后令欽以詩賦授弟元吉稍遷光祿大夫孝武
帝初除散騎常侍遷驃騎大將軍國子祭酒孝武於顯陽殿講孝
經欽爲執經雖訓答論難未能精盡而風采音制足有可觀尋兼
都官尚書又兼殿中尚書及孝武入關齊神武至洛貴欽誅之子
隲字子昇少有風氣頗涉文史位徐州開府從事中郎父欽之死
隲率勒鄉部赴兗州與刺史樊子鵠抗禦王師每戰流涕突陣城
陷禽送晉陽齊神武矜而赦之文襄爲儀同開府以隲爲屬本州
大中正轉中書舍人時與梁和通隲前後受敕對其使一十六人

爲司徒左長史卒贈南青州刺史歿弟馘位金紫光祿大夫馘子逖
逖字子長少聰敏好弋獵騎射以行樂爲事愛交游善戲謔齊文
襄以爲永安公浚開府行參軍逖遠離家鄉倦於羈旅發憤自勵
專精讀書晉陽都會之所霸朝人士攸集成務於宴集逖在游宴
之中卷不離手遇有文集所未見者則終日諷誦或通夜不歸其
好學如此亦留心文藻頗工詩詠齊天保初行定陶縣令坐奸事
免十餘年不得調其姊爲任氏婦没入宮敕以賜魏收收所提攜
後爲開府參軍及文宣崩文士竝作挽歌揚遵彥擇之員外郎盧
思道用八首逖用二首餘人多者不過三四中書郎李愔戲逖曰
盧八問訊劉二逖銜之乾明元年兼員外散騎常侍使宋梁王蕭
莊還兼三公郎中武成時和士開寵要逖附之正授中書侍郎入
典機密時李愔獻賦言天保中被讒逖摘其文奏曰誹謗先朝大

不敬武成怒大加鞭撻逖喜復前憾曰高槌兩下執鞭一百何如
呼劉二時尋兼散騎常侍聘陳使王逖欲獨擅文藻不願與文士
同行時黃門侍郎王松年妹夫盧士游性沈密逖求以爲副又逖
姊魏家者收時已放出逖因次欲嫁之士游不許逖恐事露亦不
逼焉遷給事黃門侍郎修國史加散騎常侍除假儀同三司聘周
使副二國始通禮儀未定逖與周朝議論往復斟酌古今事多合
禮兼文辭可觀甚得名譽使還拜儀同三司及武成崩和士開欲
改元議者各異逖請爲武平私謂士開曰武平反爲明輔逖作此
以爲公士開悅而從之時士開爲衆口所排婁定遠同輔政逖遂
回附之使得西貨悉以餉定遠定遠外任逖不自安又陰結斛律
明月胡長仁以自固士開知之未甚信忽於明月門巷逢之彌以
爲實初逖各宦未達時欲事祖珽珽未原謂人曰我言彭城楚子

應有氣俠唯將崔季舒詩示人殊乖氣望逃乃爲弟娶珽女遂成
密好珽之將訢趙彥深和士開也先與逃謀逃乃告二人故二人
得爲之計珽被黜令弟出其妻及是逃解士開所嫌尋出爲仁州
刺史珽乃要行臺尚書盧潛陷逃許潛重遷潛曰如此事吾不爲
也更戒逃而護之後被徵還待詔文林館重除散騎常侍奏門下
事未幾與崔季舒等同戮時年四十九所制文筆三十卷子逸人
開府行參軍仕隋終於洛陽令芳從子懋

懋字仲華祖泰之父承伯仕宋竝有各位懋聰敏好學博綜經史
善草隸書識奇字宣武初入朝位尚書外兵郎中芳甚重之凡所
撰朝廷軌儀皆與參量尚書博議懋與殿中郎袁翻常爲議主達
於從政臺中疑事咸所訪決尚書李平與結莫逆交遷步兵校尉
領郎中兼東宮中舍人轉員外常侍鎮遠將軍領考功郎中立考

課之科明黜陟之法甚有條貫孝昭初大軍攻硤石懋爲李平行
臺郎中城拔懋頗有功太傅清河王懌愛其風雅常目而送之曰
劉生堂堂搢紳領袖若天假之年必爲魏朝宰輔詔懋與諸才學
之士撰成儀令懌爲宰相積年禮懋尤重令諸子師之遷太尉司
馬熙平二年冬暴病卒家甚清貧亡之日徒四壁而已太傅懌及
當時才儁莫不痛惜之贈持節前將軍南秦州刺史謚曰宣簡懋
詩誄賦頌及文筆見稱於時又撰諸器物造作之始十五卷名曰
物祖

常爽字仕明河內溫人魏太常卿林六世孫也祖珍符堅南安太
守因世亂遂居涼州父坦乞伏世鎮遠將軍大夏鎮將顯美侯爽
少而聰敏嚴正有志槩雖家人僮隸未嘗見其寬誕之容篤志好
學博聞強識明習緯候五經百家多所研綜州郡禮命皆不就武

成西征涼土爽與兄士國歸欵軍門武成嘉之賜士國爵五品顯
美男爽爲六品拜宣威將軍是時戎車屢駕征伐爲事貴游子弟
未遑學術爽置館溫水之右教授門徒七百餘人京師學業翕然
復興爽立訓甚有勸罰之科弟子之事若嚴君焉尚書左僕射元
贊平原太守司馬真安著作郎程靈虯皆是爽教所就崔浩高允
竝稱爽之嚴教獎勵有方允曰文翁柔勝先生剛克立教雖殊成
人一也其爲通識歎服如此因教授之暇述六經略注以廣制作
甚有條貫其序曰傳稱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然則仁義者人之性也經典者身之文也皆
以陶鑄人情啟悟耳目未有不由學而能成其器不由習而能利
其業是故季路勇士也服道以成忠烈之槩甯越庸夫也講藝以
全高尚之節蓋所由者習也所因者本也本立而道生身文而德

備焉昔者先王之訓天下也莫不導以詩書教以禮樂移其風俗
和其人民故恭儉莊敬而不煩者教深於禮也廣博易良而不奢
者教深於樂也溫柔敦厚而不愚者教深於詩也疏通知遠而不
誣者教深於書也潔靜精微而不賊者教深於易也屬辭比事而
不亂者教深於春秋也夫樂以和神詩以正言禮以明體書以廣
聽春秋以斷事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易爲之源故曰易不
可見則乾坤其幾乎息矣由是言之六經者先王之遺烈聖人之
盛事也安可不游心寓目習性文身哉頃因暇日屬意藝林略傳
所聞討論其本名曰六經略注以訓門徒焉其略注行於世爽不
事王侯獨守閒靜講肄經典二十餘年時號爲儒林先生年六十
三卒於家子文通歷官至鎮西司馬南天水太守西翼校尉文通
子景

景字永昌少聰敏初讀論語毛詩一受便覽及長有才思雅好文
章廷尉公孫良舉爲協律博士孝文親得其名旣而用之爲門下
錄事正始初招尚書門下於金墉中書外省考論律令敕景參議
宣武季舅護軍將軍高顯卒其兄右僕射肇託景及尚書邢巒并
州刺史高聰通直郎徐紇各作碑銘竝以呈御帝悉付侍中崔光
簡之光奏景名位乃處諸人之下文出諸人之上遂以景文刊石
肇尚平陽公主未幾主薨肇欲使公主家令居廬制服已付學官
議正施行尚書又以訪景景以婦人無專國之理家令不得有純
臣之義乃執議曰喪紀之本實稱物以立情輕重所因亦緣情以
制禮雖理關盛衰事經今古而制作之本降殺之宜其實一焉是
故臣之爲君所以資敬而崇重爲君母妻所以從服而制義然而
諸侯大夫之爲君者謂其有地上有吏屬無服文者言其非世爵

也今王姬降適雖加爵命事非君邑理異列土何者諸王開國備
立臣吏生有趨奉之勤死盡致喪之禮而公主家令唯有一人其
丞已下命之屬官旣無接事之儀實闕爲臣之體原夫公主之貴
所以立家令者蓋以主之內事脫須關外理無自達必也因入然
則家令唯通內外之職及典主家之事耳無關君臣之理名義之
分也由是推之家令不得爲純臣公主不得爲正君明矣且女人
之爲君男子之爲臣古禮所不載先朝所未議而四門博士裴道
廣孫榮乂等以公主爲之君以家令爲之臣制服以斬乖繆彌甚
又張虛景吾難羈等不推君臣之分不尋制服之情猶同其議準
母制齊求之名實理未爲允竊謂公主之爵旣非食菜之君家令
之官又無純臣之式若附如母則情義罔施若準小君則從服無
據案如經禮事無成文卽之愚見謂不應服朝廷從之景淹滯門

下積歲不至顯官以蜀司馬相如王褒嚴君平楊子雲等四賢皆有高才而無重位乃託意以讚之景在樞密十有餘年爲侍中崔光盧和游肇元暉尤所知賞累遷積射將軍給事中延昌初東宮建兼太子屯騎校尉錄事皆如故受敕撰門下詔書凡四十卷尚書元萇出爲安西將軍雍州刺史請景爲司馬以景階次不及除錄事參軍襄威將軍帶長安令甚有惠政人吏稱之先是太常劉芳與景等撰朝令未及班行別典儀注多所草創未成芳卒景纂成其事及宣武崩召景赴京還修儀注拜謁者僕射加寧遠將軍又以本官兼中書舍人後授步兵校尉仍舍人又敕撰太和之後朝儀已施行者凡五十餘卷時靈太后詔依漢世陰鄧二后故事親奉廟祀與帝交獻景乃據正以定儀注朝廷是之正光初除龍驤將軍中散大夫舍人如故時明帝行講學之禮於國子寺司徒

崔光執經敕景與董紹張徹馮元興王延業鄭伯猷等俱爲錄義事畢又行釋奠之禮竝詔百官作釋奠詩以景作爲美是年九月蠕蠕王阿那瓌歸闕朝廷疑其位次高陽王雍訪景曰昔咸寧中南單于來朝晉世處之王公特進之下今日爲班宜在蕃王儀同三司之門雍從之朝廷典章疑而不決則時訪景而行初平齊之後光祿大夫高聰徙於北京中書監高允爲之聘妻給其資宅聰後爲允立碑每云吾以此文報德足矣豫州刺史常綽以未盡其美景尚允才器先爲遺德領司徒崔光聞而觀之尋味良久乃云高光祿平日每矜其文自許報允之德今見常生此頌高氏不得獨擅其美也侍中崔光安豐王延明受詔議定服章敕景參修其事尋進號冠軍將軍阿那瓌之還國也境上遷延仍陳窘乏遣尚書左丞元孚奉詔振恤阿那瓌執孚過柔玄奔於漠北遣尚書令

李崇御史中尉兼右僕射元纂追討不及乃令景出塞經瓮山臨瀚海宣敕勒衆而返景經涉山水悵然懷古乃擬劉琨扶風歌十二首進號征虜將軍孝昌初給事黃門侍郎尋除左將軍太府少卿仍舍人固辭少卿不拜改授散騎常侍將軍如故徐州刺史元法僧叛入梁梁武遣其豫章王蕭綜入據彭城時安豐王延明爲大都督大行臺率臨淮王彧等衆軍討之旣而蕭綜降附徐州清復遣景兼尚書持節馳與行臺都督觀機部分景經洛汭乃作銘焉是時尚書令蕭寶夤都督崔延伯都督北海王顥都督車騎將軍元恒芝等竝各出討詔景詣軍宣旨勞問還以本將軍徐州刺史杜洛周反於燕州仍以景兼尚書爲行臺與幽州都督平北將軍元譚以禦之景表求勒幽州諸縣悉入古城山路有通賊之處權發兵夫隨宜置戍以爲防遏又以頃來差兵不盡強壯今之三

長皆是豪門多丁爲之今求權發爲兵明帝皆從之進號平北將軍別敕譚西至軍都關北從盧龍塞據此二險以杜賊出入之路又詔景山中險路之處悉令捍塞景遣府錄事參軍裴智成發范陽三長之兵以守白巖都督元譚據居庸下口俄而安州石離冗城斛鹽三戍兵反結洛周有衆二萬餘落自松岍赴賊譚勒別將崔仲哲等截軍都關以待之仲哲戰沒洛周又自外應之腹背受敵譚遂大敗諸軍夜散詔以景所部別將李琚爲都督代譚征下口降景爲後將軍解州任仍詔景爲幽安玄四州行臺賊旣南出鈔略薊城景命統軍梁仲禮率兵士邀擊破之獲賊將禦夷鎮軍王孫念恒都督李琚爲賊所攻薊城之北軍敗而死率屬城人禦之賊不敢逼洛周還據上谷授景平北將軍光祿大夫行臺如故洛周遣其都督王曹紇真馬叱斤等率衆薊南以掠人穀乃遇連

雨賊衆疲勞景與都督于榮刺史王延年置兵粟國邀其走路大敗之斬曹紇真洛周率衆南趨范陽景與延年及榮破之又遣別將重破之於州西彪眼泉禽斬之及溺死者甚衆後洛周南圍范陽城人翻降執刺史延年及景送於洛周尋爲葛榮所吞景又入榮榮破景得還朝永安初詔復本官兼黃門侍郎又攝著作固辭不就二年除中軍將軍正黃門先景參議正光壬子曆至是賜爵高陽子元顥內逼莊帝北巡景與侍中大司馬安豐王延明在禁中詔諸親賓乃安慰京師顥入洛景乃居本位莊帝還宮解黃門普泰初除車騎將軍右光祿大夫秘書監以預詔命之勤封濮陽縣子後以例追永熙二年監議事景自少及老恒居事任清儉自守不營產業至於衣食取濟而已耽好經史愛翫文詞若遇新異之書殷勤求訪或復質買不問價之貴賤必以得爲期友人刀兵

每謂曰卿清德自居不事家業雖儉約可尚將何以自濟也吾恐摯太常方餒於栢谷耳遂與衛將軍羊深矜其所乏乃率刀雙司馬彥邕李諧畢祖彥畢義顯等各出錢千文而爲買馬焉天平初遷鄴是時詔下三日戶四十萬狼狽就道收百官馬尚書丞郎已下非陪從者盡乘驢齊神武以景清貧特給車牛四乘妻孥方得達鄴後除儀同三司仍本將軍武定六年以老疾去官詔特給右光祿事力終其身八年薨景善與人交終始若一其游處者皆服其深遠之度未曾見其矜吝之心好飲酒澹於營利自得懷抱不事權門性和厚恭慎每讀書見韋弦之事深薄之危乃圖古昔可鑒戒指事爲象讚而述之曰周雅云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踏有朝隱大夫鑒戒斯文乃煬焉而懼曰夫道喪則性傾利重則身輕是故乘和體遜式銘方冊防微慎獨載象丹青

信哉辭人之賦文晦而理明仰瞻高天聽卑視諦俯測厚地岳峻
川渟誰其戴之不畏誰其踐之不陷不墜故善惡是徵物罔
同異論亢匪久人咸敬忌嗟乎唯地厚矣尚亦競競浩浩各位孰
識其親搏之弗得聆之無聞故有戒於顯而隱於微好爵是冒聲
奢是基身陷於祿利言溺於是非或求欲而未厭或知足而不辭
是故位高而勢逾迫正立而邪逾欺安有位極而危不萃邪榮而
正不彫故悔多於地厚禍甚於天高夫悔未結誰肯曲躬夫禍未
加誰肯累足固機發而後思圖車覆而後改躅悔之無及故狡兔
失穴思之在後故逆鱗易觸君子則不然體舒則懷卷視溺則思
濟原夫人闕之度逆於無階之天勢位之危深於不測之地餌厚
而躬不競爵降而心不係守善於已成懼愆於未敗雖盈而戒沖
通而慮滯以知命爲遐齡以樂天爲大惠以戢智而從時以懷愚

而游世曲躬焉累足焉苟行之書已決矣猶夜則思其計誦之口
亦明矣故心必賞其契故能不同不誘而弭謗於羣小無毀無譽
而貽信於上帝託身於金石俱固立名與天壤相弊豈競無侵優
游獨逝夫如是綺閣金門可安其宅錦衣玉食可願其形柳下三
黜不愠其色子文三陟不喜其情而或者見居高可以持勢欲乘
高以據榮見直道可以修己欲專道以邀聲夫去聲然後聲可立
豈矜道之所宜慮危然後安可固豈假道之所全是以君子鑒恃
道不可以流聲故去聲而懷道鑒專道不可以守勢故去勢以崇
道何者履道雖高不得無亢求聲雖道不得無悔然則聲奢繁則
寔儉彫功業進則身跡退如此則精靈遂越僑侈自親情與道絕
事與勢隣方欲役思以持勢乘勢以求津故利慾誘其性禍難嬰
其身利慾交則幽顯以之變禍難構則智術無所陳若然者雖縻

爵帝局焉得而寧之雖結珮皇廷焉得而榮之故身道未究而崇邪之徑已形成功未立而修正之術已生福祿交蹇於人事屯難頓萃於時情忠介剖心於白日耿節沉骨於幽靈因斯愚智之所機倚伏之所係全亡之所依其在遜順而已哉嗚呼鑒之嗚呼鑒之景所著述數百篇見行於世刪正晉司空張華博物志及撰儒林列女傳各數十篇云長子昶少學識有文才早卒昶弟彪之永安中司空行參軍

論曰古人云才未半古功已過之王肅流寓之士見之一面榮任赫然寄同舊列雖器業自致抑亦逢時之所致焉劉芳矯然特立沈深好古博通洽識為世儒宗懋才流識學見重於世不虛然也常爽以儒素見著稱景以文義見宗美乎

北史卷四十

列傳第三十

西川屯鳳閣
氏開國開市

北史卷四十三

列傳第三十一

西川屯鳳閣
氏開國開市

郭祚

張彝

孫晏之
曾孫乾威

邢巒

弟子昕
族孫臧

李崇

從弟平
平子獎

郭祚字季祐太原晉陽人魏車騎將軍淮弟亮之後也祖逸本州別駕前後以二女妻司徒崔浩一女妻浩弟上黨太守恬太武時浩親寵用事拜逸徐州刺史假榆次侯贈光祿大夫父洪之坐浩事誅祚亡竄得免少孤貧姿貌不偉鄉人莫之識有女巫相祚後當富貴祚涉歷經史習崔浩之書尺牘文章見稱於世弱冠為州主簿刺史孫小委之書記又太原太守王希彥逸妻之姪也共相

調恤乃振孝文初舉秀才對策上第拜中書博士轉中書侍郎遷尚書左丞長兼給事黃門侍郎祚清勤在公夙夜匪懈帝甚賞之從南征及還正黃門車駕幸長安行經渭橋過郭淮廟問祚曰是卿祖宗所承邪祚曰是臣七世伯祖帝曰先賢後哲頓在一門祚對曰昔臣先人以通儒英博唯事魏文微臣虛薄遭奉聖明自惟幸甚因敕以太牢祭淮廟令祚自撰祭文以贊遷洛之規賜爵東光子孝文曾幸華林園因觀故景陽山祚曰山以仁靜水以智流願陛下修之帝曰魏明以奢失於前朕何爲襲之於後祚曰高山仰止帝曰得非景行之謂遷散騎常侍仍領黃門是時孝文銳意典禮兼銓鏡九流又遷都草創征討不息內外規略號爲多事祚與黃門宋弁參謀帷幄隨其才用各有委寄祚承稟注疏特成勤劇嘗以立馮昭儀百官夕飲清徽後園孝文舉觴賜祚及崔光曰

郭祚憂勤庶事獨不欺我崔光溫良博物朝之儒秀不勸此兩人當勸誰也其見知若此初孝文以李彪爲散騎常侍祚因入見帝謂祚曰朕昨誤授一人官祚對曰豈容聖詔一行而有差異帝沈吟曰此自應有讓因讓朕欲別授一官須臾彪有啟云伯石辭卿子產所惡臣欲之已久不敢辭讓帝歎謂祚曰卿之忠諫李彪正辭使朕遲回不能復決遂不換李彪官也乘輿南討祚以兼侍中從拜尚書進爵爲伯孝文崩咸陽王禧等奏祚兼吏部尚書尋除長兼吏部尚書并州大中正宣武詔以姦吏逃刑縣配遠戍若永避不出兄弟代之祚奏曰若以姦吏逃竄徙其兄弟罪人妻子復應徙之此則一人之罪禍傾二室愚謂罪人旣逃止徙妻子走者之身縣名永配於肯不免姦途自塞詔從之尋正吏部祚持身潔清重惜官位至於銓授假令得人必徘徊久之然後下筆下筆卽

云此人便以貴矣由是事頗稽滯當時每招怨讟然所拔用者皆量才稱職時又以此歸之出爲使持節鎮北將軍瀛州刺史及太極殿成祚朝於京師轉鎮東將軍青州刺史祚逢歲不稔闔境饑弊矜傷愛下多所振恤雖斷決淹留號爲煩緩然士女懷其德澤入爲侍中金紫光祿大夫并州大中正遷尚書右僕射時議定新令詔祚與侍中黃門參議刊正故事令僕中丞騶唱而入宮門至於馬道及祚爲僕射以爲非盡敬之宜言於帝納之下詔御在太極騶唱至止車門御在朝堂至司馬門騶唱不入宮自此始也詔祚本官領太子少師祚曾從幸東宮明帝幼弱祚持一黃瓠出奉之時應詔左右趙桃弓與御史中尉王顯迭相唇齒深爲帝所信祚私事之時人謗祚者號爲桃弓僕射黃瓠少師祚奏曰謹案前後考格雖班天下如臣愚短猶有未悟今須定職人遷轉由狀超

越階級者卽須量折景明初考格五年者得一階半正始中故尚書中山王英奏考格被旨但可正滿三周爲限不得計殘年之勤又去年中以前二制不同奏請裁決旨云黜涉之體自依舊來恒斷今未審舊來之旨爲從景明之斷爲從正始爲限景明考法東西省文武閑官悉爲三等考同任事而前尚書盧昶奏上等之人三年轉半階今之考格復分爲九等前後不同參差無準詔曰考在上中者得汎以前有六年以上遷一階三年以上遷半階殘年悉除考在上下者得汎以前六年以上遷半階不滿者除其得汎以後考在上下者三年遷一階散官從盧昶所奏祚又奏言考察令公清獨著德績超倫而無負殿者爲上上一殿爲上中二殿爲上下累計八殿品降至九未審今諸曹府寺凡考在事公清然才非獨著績行稱務而德非超倫幹能粗可而守平堪任或人用小

北史四十三
劣處官濟事并全無負殿之徒爲依何第景明三年以來至今十
有一載準限而判三應升退今既通考未審爲十年之中通其殿
最積以爲第隨前後年斷各自除其善惡而爲升降且負注之章
數成殿爲差此條以寡愆爲最多戾爲殿未審取何行是寡愆何
坐爲多戾結果品次復有幾等諸文案失衷應杖十者爲一負罪
依律次過隨負記十年之中三經肆眚赦前之罪不問輕重皆蒙
宥免或爲御史所彈案驗未周遇赦復任者未審記殿得除以不
詔曰獨著超倫及才備寡咎皆謂文武兼上上之極言耳自此以
降猶有八等隨才爲次令文已具其積負累殿及守平得濟皆含
在其中何容別疑也所云通考者據總多年之言至於黜陟之體
自依舊來年斷何足復請其罰贖已決之殿固非免限遇赦免罪
準其殿者除之尋加散騎常侍時詔營明堂國學祚奏曰今雲羅

西舉開納岷蜀戎旗東指鎮靖淮荆漢沔之間復須防捍徵兵發
衆所在殷廣邊郊多壘烽驛未息不可於師旅之濟興板築之功
且獻歲云暨東作將始臣愚量謂宜待豐靖之年因子來之力可
不時而就從之宣武末年每引祚入東宮密受賞賚多至百餘萬
雜以錦繡又特賜以劔杖恩寵甚深遷左僕射先是梁將康絢遇
淮將灌揚徐祚表曰蕭衍狂狡擅斷川瀆役苦人勞危亡已兆宜
敕揚州選一猛將遣當州之兵令赴浮山表裏夾攻朝議從之除
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雍州刺史征西將軍太和以前朝法尤峻
責臣蹉跌便致誅夷李冲之用事也欽祚識幹薦爲左丞又兼黃
門意便滿足每以孤門往經崔氏之禍常慮危亡苦自陳挹辭色
懇然發於誠至冲謂之曰人生有運非可避也但當明白當官何
所顧畏自是積十數年位秩隆重而進趣之心更復不息又以東

宮師傳之資列辭尚書志在

賞儀同之位尚書令任城王

澄爲之奏聞及爲征西雍州雖喜外撫尚以府號不優心望加大執政者頗怪之於時領軍于忠恃寵驕恣崔光之徒曲躬承接祚心惡之乃遣子太尉從事中郎景尚說高陽王雍令出忠爲州忠聞而大怒矯詔殺祚祚達於政事凡所經履咸爲稱職每有斷決多爲故事名器旣重時望亦深一朝非罪見害遠近莫不惋惜靈太后臨朝遣使弔慰追復伯爵正光中贈使持節車騎將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謚文貞公初孝文之置中正從容謂祚曰并州中正卿家故應推王瓊也祚退謂寮友曰瓊真僞今自未辯我家何爲減之然主上直信李冲吹噓之說耳祚死後三歲而于忠死見祚爲崇祚子景尚字思和涉歷書傳曉星歷占候言事頗驗初爲彭城王中軍府參軍遷員外郎司徒主簿太尉從事中郎公強當

世善事權寵世號曰郭尖位中書侍郎未拜而卒景尚弟慶禮位通直郎慶禮子元貞武定末定州驃騎府長史

張彝字慶賓清河東武城人也曾祖幸慕容超東牟太守歸魏賜爵平陸侯位青州刺史祖準之襲又爲東青州刺史父靈真早卒彝性公強有風氣歷覽經史襲祖侯爵與盧陽烏李安人等結爲親友往來朝會常相追隨陽烏爲主客令安人與彝並散令彝少而豪放出入殿庭步眄高上無所顧忌文明太后雅尚恭謹因會次見其如此遂召集百寮督責之令其修悔而猶無悛改善於督察每有所巡檢彝常克其選清慎嚴猛所至人皆畏伏儔類亦以此高之遷主客令例降侯爲伯轉太中大夫仍行主客曹事尋爲黃門後從駕南征母憂解任彝居喪過禮送葬自平城達家千里步從不乘車馬顏貌瘦瘠當世稱之孝文幸冀州遣使弔慰詔以

驍騎將軍起之還復本位以參定遷都之勲進爵爲侯轉太常少卿遷散騎常侍兼侍中持節巡察陝東河南十二州甚有聲稱使還以從征之勤遷尚書坐舉元昭爲兼郎中黜爲守尚書宣武初除正尚書兼侍中尋正侍中宣武親政罷六輔彛與兼尚書邢巒聞處分非常懼出京奔走爲御史中尉甄琛所彈云非武非兇率彼曠野詔書切責之尋除安西將軍秦州刺史彛務尚典式考訪故事及臨隴右彌加討習於是出入直衛方伯羽儀赫然可觀羌夏畏伏憚其威整一方肅靜號爲良牧其年冬太極初就彛與郭祚等俱以勲舊被徵及還州進號撫軍將軍彛表解州任詔不許彛敷政隴右多所制立宣布新風革其舊俗人庶愛仰之爲國造佛寺名曰興皇諸有罪咎者隨其輕重謫爲土木之功無復鞭杖之罰時陳留公主寡居彛意願尚王主亦許之僕射高肇亦望尚

王主意不可攀怒譖彛擅立刑法勞役百姓詔遣直後萬貳興馳驛檢察貳興肇所親愛必欲致彛深罪彛清身奉法求其憊過遂無所得見代還洛猶停廢數年因得偏風手脚不便然志性不移善自將攝稍能朝拜久之除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彛愛好知己輕忽下流非其意者視之蔑爾雖疹疾家庭而志氣彌高上歷帝國五卷起元庖犧終於晉末凡十六代一百二十八帝歷三千二百七十年雜事五百八十九宣武善之明帝初侍中崔光表彛及李韶朝列之中唯此二人出身官次本在臣右器能幹世又竝爲多而近來參差便成替後計其階途雖應遷涉然恐班秩猶未賜等昔衛之公叔引下同舉晉之士丐推長伯游古人所高當時見許敢緣斯義乞降臣位一階授彼汎級詔加征西將軍冀州大中正雖年向六十加之風疹而自強人事孜孜無怠公私法集衣冠

從事延請道俗修營齋講好善欽賢愛獎人物南北新舊莫不多
之大起第宅微號華侈頗侮其疎宗舊戚不甚存紀時有怨憾焉
榮宦之間未能止足屢表在秦州豫有開援漢中之勲希加賞報
積年不已朝廷患之第二子仲瑀上封事求銓別選格排抑武人
不使預在清品由是衆口喧喧謗讟盈路立榜大巷克期會集屠
害其家彘殊無畏避之意父子安然神龜二年二月羽林武賁將
幾千人相率至尚書省詬罵求其長子尚書郎始均不獲以瓦石
擊打公門上下懾懼莫敢討抑遂持火虜掠道中新蒿以杖石爲
兵器直造其第曳彘堂下捶撻極意唱呼焚其屋宇始均仲瑀當
時踰北垣而走始均回救其父拜伏羣小以請父命羽林等就加
毆擊生投之於烟火中及得尸骸不復可識唯以髻中小釵爲驗
仲瑀走免彘僅有餘命沙門寺與其比隣輿致於寺遠近聞見莫

不愧駭乃卒官爲收掩羽林凶强者八人斬之不能窮誅羣豎卽
爲大赦以安衆心有識者知國紀之將墜矣喪還所焚宅與始均
東西分斂於小屋仲瑀遂以創重避居滎陽至五月得漸瘳始奔
父喪詔賜以布帛靈太后以其累朝大臣特垂矜惻數月猶追言
泣下謂諸侍臣曰吾爲張彘飲食不御乃至首髮微有虧落悲痛
之若此初彘曾祖幸所招引河東人爲州裁千餘家後相依合旋
罷入冀州積三十年析別有數萬戶故孝文比校天下人戶最爲
大州彘爲黃門每侍坐以爲言孝文謂之曰終當以卿爲刺史酬
先世誠效彘追孝文徃旨累乞本州朝議未許彘亡後靈太后云
彘屢乞冀州吾欲用之有人違我此意若從其請或不至是悔之
無及乃贈使持節衛將軍冀州刺史謚文侯始均字子衡端潔好
學才幹有美於父改陳壽魏書爲編年之體廣益異聞爲三十卷

又著冠帶錄及諸詩賦數十篇竝亡失初大乘賊起於冀瀛之間遣都督元遙討平之多所殺戮積尸數萬始均以郎中爲行臺忿軍士以首級爲功令檢集人首數千一時焚蕪至於灰燼用息僥倖見者莫不傷心及始均之死也始末在烟炭之間有焦爛之痛論者或亦推咎焉贈樂陵太守謚曰孝子嵩之襲祖爵武定中開府主簿齊受禪爵例降嵩之弟晏之

晏之字熙德幼孤有至性爲母鄭氏教訓動依禮典從余朱榮平元顥賜爵武城子累遷尚書二千石郎中高岳征潁川復以爲都督中兵參軍兼記室晏之文■有武幹每與岳帷帳之謀又嘗以短兵接刃親獲首級深爲岳所嗟賞齊天保初文宣爲高陽王納晏之女爲妃令赴晉陽成禮晏之後園陪讌坐客皆賦詩晏之詩云天下有道主明臣直雖休勿休永貽世則文宣笑曰得卿箴

諷深以慰懷後行北徐州事尋卽真爲吏人所愛御史崔子武督察州郡至北徐無所案劾唯得百姓所制清德頌數篇乃歎曰本求罪狀遂聞頌聲遷兗州刺史未拜卒贈齊州刺史太常卿子乾威

乾威字元敬性聰敏涉獵羣書其世父嵩之謂人曰吾家千里駒也仕齊爲太常丞仕周爲宣納中士隋開皇中累遷晉王屬王甚美其才與河內張衡俱見禮重晉邸稱爲二張焉及王爲太子遷員外散騎侍郎太子內舍人煬帝卽位授內史舍人儀同三司又以藩邸之舊加開府尋拜謁者大夫從幸江都以本官攝江都贊務稱爲幹理乾威嘗在塗見一遺囊恐其主求失因令左右負之而行後數日物主來認悉以付之淮南太守楊絳嘗與十餘人同來謁見帝問乾威曰其首立者爲誰乾威下殿就視而答曰淮南

太守楊綝帝謂乾威曰卿爲謁者大夫而乃不識參見人何也乾威對曰臣非不識楊綝但慮不審所以不敢輕對石建數馬足益慎之至其廉慎皆此類也帝甚嘉之于時帝數巡幸百姓疲弊乾威因上封事以諫帝不悅自此見疎未幾卒官有子爽仕至蘭陵令乾威弟乾雄亦有才器秦孝王俊爲秦州總管選爲法曹參軍王嘗親案囚徒乾雄誤不持狀口對百餘人皆盡事情同輩莫不歎服後歷壽春陽城二縣令俱有政績

邢巒字洪賓河間鄆人魏太常貞之後也族五世祖嘏石勒頻徵不至嘏無子巒高祖蓋自旁宗入後蓋孫穎字宗敬以才學知名太武時與范陽盧玄等同徵後拜中書侍郎改通直常侍平城子使宋還以病歸鄉久之帝曰往憶邢穎長者有學義宜侍講東宮今安在司徒崔浩曰穎臥病在家帝遣太醫馳馭就療卒贈定州

刺史謚曰康子修年卽巒父也位州主簿巒少好學負帙尋師守貧厲節遂博覽羣書有文才幹略美鬚髯姿貌甚偉累遷兼員外散騎常侍使齊還再遷中書侍郎甚見顧遇嘗參坐席孝文因行藥至司空府南見巒宅謂巒曰朝行藥至此見卿宅乃任東望德館情有依然巒對曰陛下移構中京方建無窮之業臣意在與魏升降寧容不務永年之宅帝謂司空穆亮僕射李冲曰巒之此言其意不小有司奏策秀孝詔曰秀孝殊問經權異策邢巒才清可令策秀後兼黃門郎從征漢北巒在新野後至帝曰伯玉天迷其心鬼惑其慮守危邦固逆主至此以來雖未禽滅城隍已崩想在遠所以緩攻者正待中書爲露布耳尋除正黃門兼御史中尉瀛州大中正遷散騎常侍兼尚書宣武時巒奏曰先皇深觀古今去諸奢侈服御尚質不貴彫鏤所珍在素不務奇絲至乃以紙絹

北史四十三
為帳展銅鐵為轡勒訓朝廷以節儉示百姓以憂矜逮景明之初承升平之業四疆清晏遠近來同於是蕃貢繼路商估交入諸所獻買倍多於常雖加以節約猶歲損萬計珍貨常有餘國用恒不足若不裁其分限便恐無以支歲自今非為要須者請皆不受帝從之尋正尚書梁秦二州行事夏侯道遷以漢中內附詔加巒使持節都督征梁漢諸軍事進退徵攝得以便宜從事巒至漢中遣兵討之賊皆欵附乘勝追奔至關城之下詔拜巒使持節梁秦二州刺史於是開地定境東西七百南北千里獲郡四十二部護軍及諸縣戍遂逼涪城巒表曰揚州成都相去萬里陸途既絕唯資水路水軍西上非周年不達外無軍援一可圖也益州頃經劉季連反叛鄧元起攻圍倉庫空竭無復固守之意二可圖也蕭深藻是希展少年未洽政務今之所任竝非宿將重名皆是左右少年

而已三可圖也蜀之所恃唯阻劔閣今既克南安已奪其險據彼界內三分已一從南安向涪方執任意前軍累破後眾喪魂四可圖也深藻是蕭衍兄子骨肉至親若其逃亡當無死理脫軍走涪城深藻何肯城中坐而受困五可圖也臣聞乘機而動武之善經未有捨干戚而康時不征伐而統一臣以不才屬當戎寄上憑國威頻有薄捷瞻望涪益旦夕可屠正以兵少糧匱未宜前出今若不取後圖便難輒率愚管必將殄克如其無功分受憲坐若朝廷未欲經略臣便為無事乞歸侍養微展烏鳥巒又表曰昔鄧艾鍾會率十八萬眾傾中國資給裁得平蜀所以然者鬪實力也況臣才絕古人何宜請二萬之眾而希平蜀所以敢者正以據得要險士庶慕義此往則易彼來則難任力而行理有可克今王足前進已逼涪城脫得涪城則益州便是成禽之物臣誠知征戎危事未

易可爲自軍度劔閣以來鬚髮中白所以勉強者既到此地而自退不守恐孤先皇之恩遇自陛下之爵祿是以孜孜頻有陳請宣武不從又王足於涪城輒還遂不定蜀蠻既克巴西遣軍主李仲遷守之仲遷得梁將張法養女有美色甚惑之散費兵儲專心酒色公事諮承無能見者蠻忿之切齒仲遷懼謀叛城人斬其首以降梁將譙希遠巴西遂沒武興氏楊集起等反蠻遣統軍傅豎眼討平之蠻之初至漢中從容風雅接豪右以禮撫衆庶以惠歲餘之後頗因其去就誅滅百姓籍爲奴婢者二百餘口兼商販聚斂清論鄙之徵授度支尚書時梁人侵軼徐克朝廷乃以蠻爲使持節都督東討諸軍事安東將軍尚書如故宣武勞遣蠻於東堂曰知將軍旋京未久膝下難違然東南之寄非將軍莫可自古忠臣亦非無孝也蠻曰願陛下勿以東南爲慮帝曰漢祖有云金吾擊

郾吾無憂矣今將軍董戎朕何慮哉蠻至乃分遣將帥致討克州悉平進圍宿豫平之帝賜蠻璽書慰勉之及梁城賊走中山王英乘勝攻鍾離又詔蠻率衆會蠻以爲鍾離天險朝貴所具乃有內應則所不知如其無也必無克狀且俗語云耕則問田奴絹則問織婢臣既謂難何容強遣蠻既累表求還帝許之英果敗退時人伏其識略初侍中盧昶與蠻不平昶與元暉俱爲宣武所寵御史中尉崔昶之黨也昶暉令亮糾蠻事成許言於宣武以亮爲侍中亮奏蠻在漢中掠良人爲婢蠻懼乃以漢中所得巴西太守龐景仁女化生等二十餘口與暉化生等數人奇色也暉大悅乃背昶爲蠻言云蠻新有大功已經赦宥不宜方爲此獄帝納之高肇以蠻有克敵效而爲昶等所排助蠻申釋故得不坐豫州城人白早生殺刺史司馬悅以城南入梁遣其將齊苟仁率衆入據縣瓠

詔巒持節率羽林精騎討之封平舒縣伯賞宿豫之功也宣武臨東堂勞遣巒曰早生走也守也何時平巒曰今王師若臨士人必翻然歸順圍之窮城奔走路絕不度此年必傳首京師願陛下不足爲慮帝笑曰卿言何其壯哉知卿親老頻勞於外然忠孝不俱不得辭也於是巒率騎八百倍道兼行五日次於鮑口擊賊大將胡孝智乘勝至縣瓠因卽度汝旣而大兵繼至遂長圍圍之詔巒使持節加鎮南將軍都督南討諸軍事中山王英南討三關亦次縣瓠以後軍未至前寇稍多憚不敢進乃與巒分兵將犄角攻之梁將齊苟仁等二十一人開門出降卽斬早生等同惡數十人豫州平巒振旅還京師宣武臨東堂勞之巒曰此陛下聖略威靈英等將士之力臣何功之有帝笑曰卿匪直一月三捷所足稱奇乃存士伯讓功而弗處巒自宿豫大捷及平縣瓠志行修正不復以財賄爲懷戎資軍實絲毫無犯遷殿中尚書加撫軍將軍卒於官巒才兼文武朝野瞻望上下悼惜之贈車騎大將軍瀛州刺史初帝欲贈冀州黃門甄琛以巒前曾劾已乃云瀛州巒之本郡人情所欲乃從之及琛爲詔乃云優贈車騎將軍瀛州刺史議者笑琛淺薄謚曰文定子遜

遜字子言貌雖陋短頗有風氣襲爵後遷國子博士本州中正因謁靈太后自陳功名之子久抱沈屈臣父屢爲大將而臣身無軍功階級臣父唯爲忠臣不爲慈父靈太后慨然以遜爲長兼吏部郎中後位大司農卿與少卿元慶哲至相糾訟遜銳於財利議者鄙之卒贈光祿勳幽州刺史子祖徵開府祭酒父喪未終謀反伏法祖徵弟祖效貌寢有風尚仕齊卒於尚書郎祖效弟祖俊開府行參軍開皇中位尚書都官郎中巒弟偉尚書郎中偉子昕

昕字子明幼孤見愛於祖母李氏好學早有才情解褐盪寇將軍累遷太尉記室參軍吏部尚書李神雋奏昕修起居注太昌初除中書侍郎加平東將軍光祿大夫時言冒竊官級爲中尉所劾免官乃爲述躬賦未幾受詔與祕書監常景典儀注事武帝行釋奠禮昕與校書郎裴伯茂等俱爲錄義永熙末昕入爲侍讀與溫子昇魏收參掌文詔遷鄴乃歸河間天平初與侍中從叔子才魏季景魏收同徵赴都尋遷鄉里旣而復徵時梁使兼散騎常侍劉孝儀等來聘詔昕兼正員郎迎於境上司徒孫騰引爲中郎尋除通直常侍加中軍將軍旣有才藻兼長几案自孝昌之後天下多務世人競以吏工取達文學大衰司州中從事宋游道以公斷見知時與昕嘲謔昕謂之曰世事同知文學外游道有慚色興和中以本官副李象使於梁昕好忤物人謂之牛是行也談者謂之牛象

關於江南齊文襄王攝選擬昕爲司徒右長史未奏遇疾卒士女悲之贈車騎將軍都官尚書冀州刺史謚曰文所著文章自有集錄偉弟晏字幼平美風儀博涉經史善談釋老雅好文詠位滄州刺史爲政清靜吏人安之卒贈尚書左僕射瀛州刺史謚曰文貞晏篤於義讓初爲南兗州例得一子解褐乃啟其孤弟子子慎爲朝請子慎年甫十二而其子已弱冠矣後爲滄州復啟孤兄子昕爲府主簿而其子竝未從宦世人以此多之子亢字子高頗有文學位兼通直散騎常侍使於梁時年二十八後爲中外府屬坐事死於晉陽繼叔祖祐字宗祐少有學尚知名於時假員外散騎常侍使於宋以將命之勤除建威將軍平原太守賜爵城平男政清刑肅百姓安之卒於官子產字神寶好學善屬文少時作孤蓬賦爲時所稱舉秀才除著作佐郎假常侍鄭縣子使於齊產仍世將

命時人美之歷中書侍郎太子中庶子卒朝廷嗟惜焉贈平州刺史樂城子謚曰定祐從子蚪字神彪著作郎敏之子也少爲三禮鄭氏學明經有文思舉秀才上第爲中書議郎尚書殿中郎孝文因公事與語問朝覲宴饗禮蚪以經對大合上旨帝崩尚書令王肅多用新儀蚪往往所以五經正禮爲尚書左丞多所糾正臺閣肅然時雁門人有害母者八坐奏輟之而瀦其室宥其二子蚪駁奏云君親無將將而必誅謀逆者戮及君親害親者令不及子旣逆甚梟鏡禽獸之不若而使禋祀不絕遺育承傳非所以勸忠孝之道存三綱之義若聖教含容不加孥戮使父子罪不相及惡止於其身者則宜投之四裔敕所在不聽配匹盤庚言無令易種新邑漢法五月食梟羹皆欲絕其類也奏入宣武從之後爲光祿少卿母在鄉遇患請假歸遇秋水暴長河梁破絕蚪得一小船而渡

船漏滿不沒時人異之母喪哀毀過禮爲時所稱卒贈幽州刺史謚曰威蚪善與人交清河崔亮頓丘李平竝與親善所作碑頌雜筆三十餘篇長子臧

臧字子良幼孤早立操尚博學有藻思年二十一神龜中舉秀才考上第爲太學博士正光中議立明堂臧爲裴頠一室之議事雖不行當時稱其理博出爲本州中從事雅爲鄉情所附永安初徵爲金部郎中以疾不赴轉除東牟太守時天下多事在職少能廉白臧獨清慎奉法吏人愛之隴西李延寔莊帝之舅以太傳出除青州啟臧爲屬領樂安內史有惠政後除濮陽太守尋加安東將軍臧和雅信厚有長者之風爲時人所愛敬爲特進甄琛行狀世稱其工與裴敬憲盧觀兄弟竝結友曾共讀回文集臧獨先通之撰古來文章并叙作者氏族號曰文譜未就病卒時賢悼惜之其

文筆凡百餘篇贈鎮北將軍定州刺史謚曰文子恕涉學有識悟
齊武平末尚書屯田郎隋開皇中尚書侍郎卒於沂州長史
臧弟邵字子才小字克少時有避遂不行名年五歲魏吏部郎清河崔
亮見而奇之曰此子後當大成位望通顯十歲便能屬文雅有才
思聰明強記日誦萬餘言族兄巒有人倫鑒謂子弟曰宗室中有
此兒非常人也少在洛陽會天下無事與時名勝專以山水游宴
爲娛不暇勤業嘗霖雨乃讀漢書五日略能徧之後因飲謔倦方
廣尋經史五行俱下一覽便無所遺文章典麗旣贍且速年未二
十名動衣冠嘗與右北平陽固河東裴伯茂從兄杲河南陸道暉
等至北海王昕舍宿飲相與賦詩凡數十首皆在主人奴處旦日
奴行諸人求詩不得邵皆爲誦之諸人有不認詩者奴還得本不
誤一字諸人方之王粲吏部尚書隴西李神僧大相欽重引爲忘

年之交釋巾爲魏宣武挽郎除奉朝請遷著作佐郎深爲領軍元
叉所禮又新除遷尚書令神儁與陳郡袁翻在席又令邵作謝表
須臾便就以示諸賓神儁曰邢邵此表足使袁公變色孝昌初與
黃門侍郎李琰之對典朝儀自孝明之後文雅太盛邵彫蟲之美
獨步當時每一文初出京師爲之紙貴讀誦俄徧遠近於時袁翻
與范陽祖瑩位望通顯文筆之美見稱先達以邵藻思華贍深共
嫉之每洛中貴人拜職多憑邵爲謝章表嘗有一貴勝初授官大
事實食翻與邵俱在坐翻意主人託其爲讓表遂命邵作之翻甚
不悅每告人云邢家小兒常客作章表自買黃紙寫而送之邵恐
爲翻所害乃辭以疾屬尚書令元羅出鎮青州啟爲府司馬遂在
青土終日酣賞盡山泉之致永安初累遷中書侍郎所作詔文體
宏麗及余朱兆入洛京師擾亂邵與弘農楊愔避地嵩高山普泰

中兼給事黃門侍郎尋爲散騎常侍太昌初敕令恒直內省給御
史令覆案尚書門下事凡除大官先問其可不然後施行除衛將
軍國子祭酒以親老還鄉詔所在特給兵力五人并令歲一入朝
以備顧問丁母憂哀毀過禮後楊愔與魏元叉及邵請置學奏曰
二黷兩學盛自虞殷所以宗配上帝以著莫大之嚴宣布十二以
彰則天之軌養黃髮以詢哲言育青衿而敷典教用能享國長久
風徽萬祀者也爰暨亡秦改革其道阮儒滅學以蔽黔黎故九服
分崩祚終二代炎漢勃興更修儒術故西京有六學之義東都有
三本之盛逮自魏晉撥亂相因兵革之中學校不絕仰惟高祖孝
文皇帝稟聖自天道鏡今古列教序於鄉黨敦詩書於郡國但經
始事殷戎軒屢駕未遑多就弓劍弗追世宗統曆聿遵先緒永平
之中大興板築續以水旱戎馬生郊雖逮爲山還停一簣而明堂

禮樂之本乃鬱荆棘之林膠序德義之基空盈牧豎之跡城隍嚴
固之重闕甄石之工墉構顯望之要少樓榭之飾加以風雨稍侵
漸致虧墜非所謂追隆堂構儀刑萬國者也伏聞朝議以高祖大
造區夏道侔姬文擬祀明堂式配上帝今若基宇不修仍同丘畝
卽使高皇神享闕於國陽宗事之典有聲無實此臣子所以匪寧
億兆所以佇望也臣又聞官方授能所以任事旣任事矣酬之以
祿如此則上無曠官之譏下絕尸素之謗今國子雖有學官之名
而無教授之實何異兔絲鸞麥南箕北斗哉昔劉向有言王者宜
興辟雍陳禮樂以風天下夫禮樂所以養人刑法所以殺人而有
司勤勤請定刑法至於禮樂則曰未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
也臣以爲當今四海清平九服寧晏經國要重理應先營脫復稽
延則劉向之言徵矣但事不兩興須有進退以臣愚量宜罷尚方

彫靡之作頗省永寧土木之功并減瑤光材瓦之力兼分石窟鑄
琢之勞及諸事役非世急者三時農隙修比數條使辟雍之禮蔚
爾而復興諷誦之音煥然而更作美榭高墉嚴壯於外槐宮棘寺
顯麗於中更明古今重遵鄉飲敦進郡學精課經業如此則元凱
可得之於上序游夏可致之於下國豈不休歟靈太后令曰配饗
大禮爲國之本比以戎馬在郊未遑修繕今四表晏寧當敕有司
別議經始累遷尚書令加侍中于時與梁和妙簡聘使邵與魏收
及從子子明被徵入朝當時文人皆邵之下但以不持威儀名高
難副朝廷不令出境南人曾問賓司邢子才故應是北間第一才
士何爲不作聘使答云子才文辭實無所愧但官位已高恐非復
行限南人曰鄭伯猷護軍猶得將命國子祭酒何爲不可邵旣不
行復請還故郡武帝在京輔政徵之在筵爲賓客除給事黃門侍

郎與溫子昇對爲侍讀宣武富於春秋初總朝政崔暹每勸禮接
名賢詢訪得失以邵宿有名望故請徵焉宣武甚親重之多別引
見邵舊鄙崔暹無學術言論之際遂云暹無所知解宣武還以邵
言告暹并道此漢不可親近暹頗銜之邵奏魏帝發敕用妻兄李
伯倫爲司徒祭酒詔書已出暹卽啟宣武執其專擅伯倫官事便
寢邵由是被疎其後除驃騎西兗州刺史在州有善政桴鼓不鳴
吏人姦伏守令長短無不知之定陶縣去州五十里縣令妻日暮
取人斗酒束脯邵逼夜攝令未明而去責其取受舉州不識其所
以在任都不營生產唯南兗糴粟就濟陽食之邵繕修觀宇頗爲
壯麗皆爲之名題有清風觀明月樓而不擾公私唯使兵力吏民
爲立生祠并勒碑頌德及代吏人父老及媪嫗皆遠相攀追號泣
不絕至都除中書令舊格制生兩男者賞羊五口不然則絹十匹

僕射崔暹奏絕之邵云此格不宜輒斷句踐以區區之越賞法生三男者給乳母况以天下之大而絕此條舜藏金於山不以爲乏今藏之於民復何所損又準舊皆訊囚取占然後送付廷尉邵以爲不可乃立議曰設官分職各有司存丞相不問鬪人虞官弓招不進豈使尸祝兼刀匕之役家長侵鷄犬之功詔竝從之自除太常卿兼中書監攝國子祭酒是時朝臣多守一職帶領二官甚少邵頓居三職竝是文學之首當世榮之幸晉陽路中頻有甘露之瑞朝臣皆作甘露頌尚書符令邵爲之序及文宣崩凶禮多見訊訪敕撰哀策後授特進卒邵率情簡素內行修謹兄弟親姻之間稱爲雍睦博覽墳籍無不通曉晚年尤以五經章句爲意窮其指要吉凶禮儀公私諮稟質疑去惑爲世指南每公卿會議事關典故邵援筆立成證引該洽帝命朝章取定俄頃詞致宏遠獨步當

時與濟陰溫子昇爲文士之冠世論謂之溫邢鉅鹿魏收雖天才艷發而年事在二人之後故子昇死後方稱邢魏焉雖望實兼重不以才位傲物脫略簡易不修威儀車服器用克事而已有齋不居坐臥恒在一小屋果餌之屬或置之梁上賓至下而共噉天姿質素特安同異士無賢愚皆能傾接對客或解衣覓虱且與劇談有書甚多而不甚讐校見人校書笑曰何愚之甚天下書至死讀不可徧焉能始復校此日思誤書更是一適妻弟李季節才學之士謂子才曰世間人多不聰明思誤書何由能得子才曰若思不能得便不勞讀書與婦甚疎未嘗內宿自云嘗晝入內閣爲狗所吠言畢便撫掌大笑性好談賞又不能閑獨公事歸休恒須賓客日件事寡嫂甚謹養孤子恕慈愛特深在兗州有都信云恕疾便憂之廢寢食顏色貶損及卒人士爲之傷心痛悼雖甚竟不再哭

賓客弔慰救淚而已其高情達識開遣滯累東門吳以還所未有
也有集三十卷見行於世邵世息大寶有文情孽子大德大道略
不識字焉

李崇字繼長小字繼伯頓丘人也文成元皇后第二兄誕之子年
十四召拜主文中散襲爵陳留公鎮西大將軍孝文初爲荊州刺
史鎮上洛敕發秦陝二州兵送崇至理崇辭曰邊人失和本怨刺
史奉詔代之但須一宣詔旨而已不勞發兵自防使人懷懼孝文
從之乃輕將數十騎馳到上洛宜詔緩慰人卽帖然邊戍掠得齊
人者悉令還之南人感德仍送荊州口二百許人兩境交和無復
烽燧之警在州四年甚有稱績召還京師賞賜隆厚除兗州刺史
兗土舊多劫盜崇乃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之處雙槌亂擊四
面諸村聞鼓皆守要路俄頃之間聲布百里其中險要悉有伏人

盜竊始發便爾禽送諸州置樓懸鼓自崇始也後例降爲侯改授
安東將軍車駕南征詔崇副驃騎大將軍咸陽王禧都督左翼諸
軍事徐州降人郭陸聚黨作逆人多應之崇遣高平卜冀州詐稱
犯罪逃亡歸陸納之以爲謀主數月冀州斬陸送之賊徒潰散
入爲河南尹後車駕南討漢陽崇行梁州刺史氏楊靈珍遣弟婆
羅與子雙領步騎萬餘襲破武興與齊相結詔崇爲使持節都督
隴右諸軍事率衆討之崇槎山分進出其不意表裏以襲羣氏皆
棄靈珍散歸靈珍衆滅太半崇進據赤土靈珍又遣從弟建率五
千人屯龍門躬率精勇一萬據鶩峽龍門之北數十里中伐樹塞
路鶩峽之口積大木聚礮石臨崖下之以拒官軍崇乃命統軍慕
容拒率衆五千從他路夜襲龍門破之崇自攻靈珍靈珍連戰敗
走俘其妻子崇多設疑兵襲克武興齊梁州刺史陰廣宗遣參軍

鄭猷王思考率眾援靈珍崇大破之并斬婆羅首殺千餘人俘獲猷等靈珍走奔漢中孝文在南陽覽表大悅曰使朕無西顧之憂者李崇功也拜梁州刺史手詔曰便可善思經略去其可除安其可育公私所患悉令芟夷以靈珍偷據白水崇擊破之靈珍遠遁宣武初徵爲右衛將軍兼七兵尚書轉左衛將軍相州大中正魯陽蠻柳北喜魯北燕等聚眾反叛諸蠻悉應之圍逼湖陽游擊將軍李暉光鎮北城盡力捍禦賊勢甚盛詔以崇爲使持節都督征蠻諸軍事以討之蠻眾數萬屯據形要以拒官軍崇累戰破之斬北燕等徙萬餘戶於幽并諸州宣武追賞平氏之功封魏昌縣伯東荊州蠻樊安聚眾於龍山僭稱大號梁武遣兵應之諸將擊不利乃以崇爲鎮南將軍都督征蠻諸軍事率步騎討之崇分遣諸將攻擊賊壘連戰克捷生禽樊安進討西荊諸蠻悉降尋兼侍中

東道大使黜陟能否著賞罰之稱出除散騎常侍征南將軍揚州刺史詔曰應敵制變算非一塗救左擊右疾雷均勢今胸山蟻寇久結未殄賊衍狡詐或生詭劫宜遣銳兵備其不意崇可都督淮南諸軍事坐敦威重遙運聲算延昌初加侍中車騎將軍都督江西諸軍事先是壽春縣人苟泰有子三歲遇賊亡失數年不知所_{在後見前同縣趙奉伯家泰以狀告各言已子竝有隣證郡縣不能斷崇令二父與兒各在別處禁經數旬然後告之曰君兒遇患向已暴死可出奔哀也苟泰聞卽號咷悲不自勝奉伯咨嗟而已殊無痛意崇察知之乃以兒還泰詰奉伯詐狀奉伯歛引云先亡一子故妄認之又定州流人解慶賓兄弟坐事俱徙揚州弟思安背役亡歸慶賓懼後役追責規絕名貫乃認城外死尸詐稱其弟爲人所殺迎歸殯葬頗類思安見者莫辨又有女巫陽氏自云見鬼}

說思安被害之苦饑渴之意慶賓又誣疑同軍兵蘇顯甫李蓋等所殺經州訟之二人不勝楚毒各自歎引獄將決竟崇疑而停之密遣二人非州內所識者偽從外來詣慶賓告曰僕住在北州比有一人見過寄宿夜中共語疑其有異便即詰問乃云是流兵背役姓解字思安時欲送官苦見求及稱有兄慶賓今任揚州相國城內嫂姓徐君脫矜慙爲往告報見申委曲家兄聞此必重相報今但見質若往不獲送官何晚是故相造指申此意君欲見雇幾何當放賢弟苦其不信可見隨看之慶賓悵然失色求其少停此人具以報崇攝慶賓問之伏引更問蓋等乃云自誣數日之間思安亦爲人縛送崇召女巫視之鞭笞一百崇斷獄精審皆此類也時有泉水湧於八公山頂壽春城中有魚數從地湧出野鴨羣飛入城與鵲爭巢五月大霖雨十有三日大水入城屋宇皆沒崇與

兵泊於城上水增未已乘船附於女墻城不沒者二版而已州府勸崇棄州保北山崇曰吾受國重恩忝守藩岳淮南萬里繫于吾身一旦動脚百姓瓦解揚州之地恐非國物昔王尊慷慨義感黃河吾豈愛一軀取愧千載但憐茲士庶無辜同死可桴筏隨高人規自脫吾必守死此城時州人裴絢等受梁假豫州刺史因乘大水謀欲爲亂崇皆擊滅之又以洪水爲災請罪解任詔曰夏雨汎濫斯非人力何得以此辭解今水涸路通公私復業便可繕甲積糧修復城雉勞恤士庶務盡綏懷之略也崇又表解州不聽是時非崇則淮南不守矣崇沈深有將略寬厚善御衆在州凡十年常養壯士數千人寇賊侵邊所向摧破號曰臥彪賊甚憚之梁武惡其久在淮南屢設反間無所不至宣武雅相委重梁無以措謀乃授崇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萬戶郡公諸子皆爲縣侯欲以

構崇崇表言其狀宣武屢賜璽書慰勉之賞賜珍異歲至五三親待無與爲比梁武每歎息服宣武之能任崇也孝明踐阼褒賜衣馬及梁遣其游擊將軍趙祖悅襲據西硤石更築外城逼徙緣淮之人於城內又遣二將昌義之王神念率水軍沂淮而上規取壽春田道龍寇邊城路長平寇五門胡興茂寇開霍揚州諸戍皆被寇逼崇分遣諸將與之相持密裝船艦二百餘艘教之水戰以待臺軍梁霍州司馬田休等寇建安崇遣統軍李神擊走之又命邊城戍主邵申賢要其走路破之於濡水俘斬三千餘人靈太后璽書勞勉許昌縣令兼紆麻戍主陳平王南引梁軍以戍歸之崇自秋請援表至十餘詔遣鎮南將軍崔亮救硤石鎮東將軍蕭寶寅於梁堰上流決淮東注朝廷以諸將不相赴乃以尚書李平兼右僕射持節節度之崇遣李神乘鬪艦百餘艘沿淮與李平崔亮合

攻硤石李神水軍尅其東北外城祖悅力屈乃降朝廷嘉之進號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刺史都督如故梁淮堰未破水勢日增崇乃於硤石戍間編舟爲橋北更立船樓十各高三丈十步置一籬至兩岸蕃版裝治四箱解合賊至舉用不戰解下又於樓船之北連覆大船東西竟水防賊火棧又於八公山之東南更起一城以備大水州人號曰魏昌城崇累表解州前後十餘上孝明乃以元志代之尋除中書監驃騎大將軍儀同如故出爲使持節侍中都督四州諸軍事定州刺史徵拜尚書左僕射遷尚書令加侍中崇在官和厚明於決斷然性好財賄販肆聚斂孝明靈太后嘗幸左藏王公嬪主從者百餘人皆令任力負布絹卽以賜之多者過二百匹少者百餘唯長樂公兩手持絹二十四匹而出示不異衆而已世稱其廉儉崇與章武王融以所負多顛仆於地崇乃傷腰融至損

脚時人爲之語曰陳留章武傷腰折股貪人敗類穢我明主蠕蠕
王阿那瓌犯塞詔崇以本官都督北討諸軍事以討之崇辭於顯
陽殿戎服武飾志氣奮揚時年六十九幹力如少孝明目而壯之
朝臣莫不稱善遂出塞三千餘里不及賊而還崇請改六鎮爲州
兵編戶太后不許後北鎮人破落汗拔陵反所在響應征北將軍
臨淮王彧大敗於五原安北將軍李叔仁尋敗於白道賊衆日其
詔引丞相令僕尚書侍中黃門於顯陽殿曰賊勢侵淫寇連恒朔
金陵在彼夙夜憂惶諸人宜陳良策吏部尚書元修義以爲須得
重黃鎮壓恒朔總彼師旅備衛金湯詔曰去歲阿那瓌叛逆遣李
崇北征崇遂長驅塞北返旆榆關此一時之盛朕以李崇國戚望
重器識英斷意欲還遣崇行總督三軍揚旌恒朔諸人謂可爾不
僕射蕭寶實等曰陛下此遣實合羣望於是詔崇以本官加使持

節開府北討大都督撫軍將軍崔暹領軍將軍廣陽王深皆受崇
節度又詔崇子光祿大夫神軌假平北將軍隨崇北討崇至五原
崔暹大敗于白道之北賊遂并力攻崇崇與廣陽王深力戰累破
賊衆相持至冬乃引還平城深表崇長史祖瑩詐增功級盜沒軍
資崇坐免官爵徵還以後事付深後徐州刺史元法僧以彭城南
叛時除安樂王鑒爲徐州刺史以討之爲法僧所敗單馬奔歸乃
詔復崇官爵爲徐州大都督節度諸軍事會崇疾篤乃以衛將軍
安豐王延明代之改除開府相州刺史侍中將軍儀同竝如故孝
昌元年薨於位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司徒公雍州刺史謚曰武康
後重贈太尉公餘如故長子世哲性輕率供奉豪侈少經征伐頗
有將用爲三關別將討羣蠻大破之還拜鴻臚少卿性傾巧善事
人亦以貨賂自達高肇劉騰之處勢也皆與親善故世號爲李錐

爲相州刺史斥逐百姓遷徙佛寺逼買其地部內患之崇北征之後徵兼太常卿御史高道穆毀發其宅表其罪過後除涇州刺史賜爵衛國子卒贈吏部尚書冀州刺史世哲弟神軌小名青肥受父爵陳留侯累出征伐頗有將領之氣孝昌中靈太后淫縱分遣腹心媼姬出外陰求悅人神軌爲使者所薦寵遇勢傾朝野時云見幸帷幄與鄭儼爲雙頻遷征東將軍武衛將軍給事黃門侍郎常領中書舍人時相州刺史安樂王鑿據州反詔神軌與都督源子邕等討平之後於河陰遇害建義初贈侍中司空公相州刺史謚曰烈崇從弟平

平字雲定少有大度及長涉獵羣書好禮易頗有文才太和初拜通直散騎侍郎孝文禮之甚重頻經大憂居喪以孝稱後以例降襲爵彭城公累遷太子庶子平請自效一郡帝曰卿復欲以吏事

自試也拜長樂太守政務清靜吏人懷之徵行河南尹豪右權戚憚之宣武卽位除黃門郎遷司徒左長史行尹如故尋正尹長史如故車騎將幸鄴平上表諫以爲嵩都創構洛邑俶營雖年跨十稔根基未就代人至洛始欲向盡資產罄於遷移牛畜斃於輦運陵太行之險越長津之難辛勤備經得達京闕富者猶損太半貧者可以意知兼歷歲從戎不遑啟處自景明以來差得休息事農者未積一年之儲築室者裁有數間之屋莫不肆力伊瀍人急其務實宜安靜新人勸其稼穡令國有九載之糧家有水旱之備若乘之以羈紲則所廢多矣不從詔以本官行相州事帝至鄴親幸平第見其諸子尋正刺史平勸課農桑修飾太學簡試通儒以克博士選五郡聰敏者以教之圖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講堂親爲立贊前來臺使頗好侵漁平乃畫履武尾踐薄冰於客館注頌其

下以示誠焉徵拜度支尚書領御史中尉冀州刺史京兆王愉反於信都以平爲持節都督北討諸軍事行冀州以討之宣武臨式乾殿勞遣平因曰何圖今日言及斯事歔歔流涕平對曰愉天迷其心構此梟悖陛下不以臣不武委以總督之任如其稽顙軍門則送之大理若不悛待戮則鳴鼓釁鉦非陛下之事平進次經縣諸軍大集夜有蠻兵數千斫平前壘矢及平帳平堅臥不動俄而仍定遂至冀州城南十六里大破逆衆逐北至城門遂圍城愉與百餘騎突門走平遣統軍叔孫頭追之去信都八十里禽愉冀州平以本官領相州大中正平先爲尚書令高肇侍御史王顯所恨後顯代平爲中尉平加散騎常侍顯劾平在冀州隱截官口肇又扶成其狀奏除平名延昌初詔復官爵除定冀二州刺史前來良賤之訟多有積年不決平奏不問真僞一以景明年前爲限於是

諍訟止息武川鎮人饑鎮將任欵請貸未許擅開倉振恤有司繩以費散之條免其官爵平奏欵意在濟人心無不善帝原之遷中書令尚書如故孝明初轉吏部尚書平高明強濟所在有聲但以性急爲累尚書令任城王澄奏理平定冀之勲靈太后乃封武邑郡公賜縑二千五百匹先是梁遣其將趙祖悅逼壽春鎮南崔亮攻之未尅又與李崇乖貳詔平以本官使持節鎮軍大將軍兼尚書右僕射爲行臺節度諸軍東西州將一以稟之如有乖異以軍法從事詔平長子獎以通直郎從於是率步騎二千赴壽春嚴勒崇亮令水陸兼備尅期齊舉崇亮憚之無敢乖互頻日交戰破賊軍安南將軍崔延伯立橋於下蔡以拒賊之援賊將王神念昌義之等不得進救祖悅守死窮城平乃部分攻之斬祖悅送首於洛以功遷尚書右僕射加散騎常侍平還京師靈太后見於宣光殿

賜以金裝刀仗一口時南徐州表云梁堰淮水日為患詔公卿議之平以為不假兵力終自毀壞及淮堰破太后大悅引羣臣入宴敕平前孝明手賜縑布百段卒遣令薄塋詔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帛七百匹靈太后為舉哀於東堂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謚文烈公平自在度支至於端副夙夜在公孜孜匪懈凡處機密十有餘年有獻替之稱所制文筆別有集錄長子獎襲

獎字遵穆容貌魁偉有當才度位中書侍郎吏部郎中以本官兼尚書出為相州刺史初元又擅朝獎為其親待頻居顯職靈太后反政削除官爵孝莊初為散騎常侍河南尹獎前後所歷皆以明濟著稱元顥入洛顥以獎兼尚書右僕射慰勞徐州羽林及城人不承顥旨害獎傳首洛陽孝武帝初獎故吏宋游道上書理獎

詔贈冀州刺史子構襲構字祖基少以方正見稱襲爵武邑郡公齊天保初降爵為縣侯位終太府卿贈吏部尚書構早有名譽歷官清顯常以雅道自居甚為名流所重子丕有父風位尚書祠部郎中丕弟克通直散騎常侍獎弟諧

諧字虔和幼有風采趙郡李搔嘗過元又門下見之歸謂其父元忠曰領軍門下見一神人元忠曰必李諧也問之果然襲父先爵彭城侯文辯為時所稱歷位中書侍郎天平末魏欲與梁和好朝議將以崔陵為使主陵曰文承與識陵不推李諧口頰願顧諧乃大勝於是諧兼常侍盧元明兼吏部郎李業興兼通直常侍聘焉梁武使朱异覘客异言諧元明之美諧等見及出梁武目送之謂左右曰朕今日遇勅敵卿輩常言北間都無人物此等何處來謂异曰過卿所談是時鄴下言風流者以諧及隴西李神儁范陽

盧元明北海王元景弘農李遵彥清河崔瞻爲首初通梁國妙簡行人神儻位已高故諧等五人繼踵而遵彥遇疾道還竟不行旣南北通好務以俊又相矜銜命接客必盡一時之選無才地者不得與焉梁使每入鄴下爲之傾動貴勝子弟盛飾聚觀禮贈優渥館門成市宴日齊文襄使左右覘之賓司一言制勝文襄爲之撫掌魏使至梁亦如梁使至魏梁武親與談說甚相愛重諧使還後遷祕書監卒於大司農諧爲人短小六指因癭而舉頤因跛而緩步因蹇而徐言人言李諧善用三短文集十餘卷諧長子岳字祖仁官中散大夫性純至居甚慘未曾聽婢過前追思二親言則流涕岳弟庶方雅好學甚有家風歷位尚書郎司徒掾以清辯知名常攝賓司接對梁客梁客徐陵深歎美焉庶生而天闈崔謚調之曰教弟鍾鬚以錐徧刺作孔插以馬尾庶曰先以此方回施貴族

藝眉有效然後樹鬚世傳謚門有惡疾以呼洩爲墓田故庶言及之邢子才在傍大笑除臨漳令魏書之出庶與盧斐王松年等訟其不平魏收書王慧龍自云太原人又書王瓊不善事以盧同附盧玄傳李平爲陳留人云其家貧賤故斐等謹訟語楊愔云魏收合誅愔黨助魏故遂白齊文宣庶等竝髡頭鞭杖二百庶死於臨漳獄中庶兄岳痛之終身不歷臨漳縣門庶妻元羅女也庶亡後岳使妻伴之寢宿積五年元氏更適趙起嘗夢庶謂已曰我薄福託劉氏爲女明旦當出彼家甚貧恐不能見養夫妻舊恩故來相見告君宜乞取我劉家在七帝坊十字街東南入窮巷是也元氏不應庶曰君似懼趙公意我自說之於是起亦夢焉起寤問妻言之符合遂持錢帛躬往求劉氏如所夢得之養女長而嫁焉庶弟蔚少清秀有襟期倫理涉觀史傳兼屬文詞昆季竝尚風流長裾

廣袖從容甚美然頗涉疎放唯蔚能自持公幹理甚有時譽坐免庶事徙平州後還位尚書左中兵郎中仍聘陳使副江南以其父曾經將命甚重焉還坐將人度江私市除名後卒於祕書丞士友悼惜之蔚弟若聰敏頗傳家業風采詞令有聲鄴下坐兄庶事徙臨海乾明初追還後兼散騎常侍大被親狎加儀同三司若性滑稽善諷誦數奉旨詠詩并使說外間世事可笑樂者凡所話談每多會旨嘗在省中趨而前却對答學奏事之象和士開聞而奏之帝每狎弄之武成以斛律金舊老每朝賜羊車上殿金曾使人奉啟若爲舍人誤奏云在闕下詔命出羊車若重思知金不至竊言羊車鹿車何所迎帝聞亦笑而不責又帝於後園講武令若爲吳將皇后皆出引若當前觀其進止俯仰事罷遣使謝之厚加賞賜韓長鸞等忌惡之密構其短坐免官未幾詔復本官隋開皇中卒

於秦王府諮議諸弟邕字修穆幼而儁爽有逸才位高陽王雍友凡所交游皆倍年儁秀卒贈洛州刺史謚曰文

論曰郭祚才幹敏實有世務之長孝文經綸之始獨在勤勞之地居官任事可稱述焉張燮風力蹇蹇有王臣之氣銜命擁旄風聲克舉俱魏氏器能之臣乎遭隨有命二子俱逢世亂悲哉晏之乾威可謂亡焉不絕邢巒以文武才策當軍國之任內參機揆外寄折衝其緯世之器歟子才少有盛名鼓動京洛文宗學府獨秀當年舉必任真情無飾智疎通簡易罕見其人足爲一代之模楷也及明崔俊之謗言執侯景之姦使昔人稱孟軻爲勇於文簡公見之唯嘗短崔暹頗爲累德阮籍未嘗品藻人物斯亦良有以焉李崇風質英重毅然秀立任當將相望高朝野平以高明幹略效智於時出入當官功名尅著贊務之材也諧風流文辯蓋人望乎

北史卷四十四

列傳第三十二

魏川中鳳崗
氏園中甫

崔光 子劼 弟子鴻

崔亮 從弟光韶 叔祖道固

崔光清河人本名孝伯字長仁孝文賜名焉祖曠從慕容德南度河居青州之時水慕容氏滅仕宋為樂陵太守於河南立冀州置郡縣即為東清河鄆人縣分易更為南平原貝丘人也父靈延宋長廣太守與宋冀州刺史崔道固共拒魏軍慕容白曜之平三齊光年十七隨父徙代家貧好學晝耕夜誦傭書以養父母太和六年拜中書博士著作郎與祕書丞李彪參撰國書再遷給事黃門侍郎甚為孝文所知待常曰孝伯才浩浩如黃河東注固今日之文宗也以參贊遷都謀賜爵朝陽子拜散騎常侍著作如兼太

又告同 氏

子少傅又以本官兼侍中使持節爲陝西大使巡方省察所經述
叙古事因賦詩三十八篇還仍兼侍中以謀謨之功進爵爲伯光
少有大度喜怒不見於色有毀惡之者必善言以報雖見誣謗終
不自申曲直皇興初有同郡二人竝被掠爲奴婢後詣光求哀光
乃以二口贖免孝文聞而嘉之雖處機近未曾留心文案唯從容
論議參贊大政而已孝文每對羣臣曰以崔光之高才大量若無
意外咎譴二十年後當作司空其見重如是宣武卽位正除侍中
初光與李彪共撰國書太和之末彪解著作專以史事任光彪尋
以罪廢宣武居諒闇彪上表求成魏書詔許之彪遂以白衣於祕
書省著述光雖領此官以彪意在專功表解侍中著作以讓彪宣
武不許遷太常卿領齊州大中正正始元年夏有典事史元顯獻
四足四翼雞詔散騎侍郎趙邕以問光光表曰臣謹案漢書五行

志宣帝黃龍元年未央殿路軫中雌雞化爲雄毛變而不鳴不將
無距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雞伏子漸化爲雄冠距鳴將永
光中有獻雄雞生角劉向以爲雞者小畜主司時起居小臣執事
爲政之象也言小臣將乘君之威以害政事猶石顯也竟寧元年
石顯伏辜此其效也靈帝光和元年南宮寺雌雞欲化爲雄一身
皆似雄但頭冠上未變詔以問議郎蔡邕邕對曰貌之不恭則有
雞禍臣竊推之頭爲元首人君之象也今雞一身已變未至於頭
而上知之是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政無所改頭冠或成
爲患滋大是後張角作亂稱黃巾賊遂破壞四方疲於賦役人多
叛者上不改政遂至天下大亂今之雞狀不同其應頗相類矣向
邕竝博達之士考物驗事信而有證誠可畏也臣以邕言推之趨
足衆多亦羣下相扇助之象雛而未大脚羽差小亦其尚微易

制御也臣聞災異之見皆所以示吉凶明君觀之而懼乃能招福
闇主視之彌慢所用致禍詩書春秋秦漢之事多矣此皆陛下所
觀者今或有自賤而貴關預政事殆亦前代君房之匹比者南境
死亡千計白骨橫野存有酷恨之痛歿爲怨傷之魂義陽屯師盛
夏未反荆蠻狡猾征人淹次東州轉輸多往無還百姓困窮絞縊
以殞北方霜降蠶婦輟事羣生憔悴莫甚於今此亦賈誼哭歎谷
永切諫之時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陛下爲人父母所宜矜恤國
重戎戰用兵猶火內外怨弊易以亂離陛下縱欲忽天下豈不仰
念太祖取之艱難先帝經營劬勞也誠願陛下留聰明之鑒警天
地之意禮處左右節其貴越往者鄧通董賢之盛愛之正所以害
之又躬饗如罕宴宗或闕時應親享郊廟延敬諸父檢訪四方務
加休息爰發慈旨撫振貧瘼簡費山池減撤聲飲晝存政道夜以

安身博采芻蕘進賢黜佞則兆庶幸甚妖餌慶進禎祥集矣帝覽
之大悅後數日而茹皓等竝以罪失伏法於是禮光逾重二年八
月光表曰去二十八日有物出于太極之西序敕以示臣臣案其
形卽莊子所謂蒸成菌者也又云朝菌不終晦朔雍門周所稱磨
蕭斧而伐朝菌指言蒸氣鬱長非有根種柔脆之質彫殞速易不
延旬月無擬蕭斧又多生墟落穢濕之地罕起殿堂高華之所今
極宇崇麗壇築工密糞朽弗加沾濡不及而茲菌歛構厥狀扶疎
誠足異也夫野木生朝野鳥入廟古人以爲敗亡之象然懼災修
德咸致休慶所謂家利而怪先國興而妖豫是故桑穀拱庭太戊
以昌雉雉集鼎武丁用熙自比鷄鵲巢于廟殿梟鵬鳴于宮寢菌
生賓階軒坐之正準諸往記信可爲誠且東南未靜兵革不息郊
甸之內大旱跨時人勞物悴莫此之甚承天子育者所宜矜恤伏

願陛下追殷二宗感變之意側躬聳誠惟新聖道節夜飲之忻強朝御之膳養方富之年保金玉之性則魏祚可以永隆皇壽等於山岳四年除中書舍人永平元年秋將誅元愉妾李氏羣官無敢言者敕光爲詔光逡巡不作奏曰伏聞常刑元愉妾李加之屠割妖惑扇亂誠合此罪但外人竊云李今懷妊例待分產且臣尋諸舊典兼推近事戮至刳胎謂之虐刑桀紂之主乃行斯事君舉必書義無隱諱酷而乖法何以示後陛下春秋已長未有儲體皇子襁褓至有天失臣之愚識知無不言乞停李獄以俟育孕帝納之延昌元年遷中書監侍中如故二年宣武幸東宮召光與黃門甄琛廣陽王深等竝賜坐詔光曰卿是朕西臺大臣當令爲太子師傅光起拜固辭詔不許卽令明帝出焉從者十餘人敕以光爲傅之意令明帝拜光光又拜辭不當受太子拜復不蒙許明帝遂南

面再拜詹事王顯啟請從太子拜於是宮臣畢拜光北面立不敢答拜唯西面拜謝而出於是賜光繡采一百匹琛深各有差尋授太子少傅遷右光祿大夫侍中監如故四年正月宣武夜崩光與侍中領軍將軍于忠迎明帝於東宮安撫內外光有力焉帝崩後二日廣平王懷扶疾入臨以母弟之親徑至太極西廡哀慟禁內呼侍中黃門領軍二衛云身欲上殿哭大行又須入見至上諸人皆愕然相視無敢抗對者光獨攘袂振杖引漢光武初崩太尉趙喜橫劔當階推下親王故事辭色甚厲聞者莫不稱善壯光理義有據懷聲淚俱止云侍中以古事裁我不敢不服於是遂還頻遣左右致謝初永平四年以黃門郎孫惠蔚代光領著作惠蔚首尾五歲無所厝懷至是尚書令任城王澄表光宜還史任於是詔光還領著作遷特進以奉迎明帝功封博平縣公領國子祭酒詔

乘步挽於雲龍門出入尋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靈太后臨朝後光累表遜位于忠擅權光依附之及忠稍被疎黜光并送章綬冠服茅土表至十餘上靈太后優答不許有司奏追于忠及光封邑熙平元年二月太師高陽王雍等奏舉光授明帝經初光有德於靈太后四月更封光平恩縣侯以朝陽伯轉授第二子勗其月敕賜羊車一乘時靈太后臨朝每於後園親執弓矢光乃表上中古婦人文章因以致諫是秋靈太后頻幸王公第宅光表諫曰禮記云諸侯非問疾弔喪入諸臣之家謂之君臣爲謔不言王后夫人明無適臣家之義夫人父母在有時歸寧親沒使卿大夫聘春秋紀陳宋齊之女竝爲周王后無適本國之事是制深於士大夫許嫁唁兄又義不得衛女思歸以禮自抑載馳竹竿所爲作也漢上官皇后將廢昌邑霍光外祖也親爲宰輔后猶御武庫以接羣

臣示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伯姬待姆安就炎燎樊姜侯命忍赴洪流傳皆綴集以垂來訓昨軒駕頻出幸馮翊君任城王第雖漸中秋餘熱尚蒸衡蓋往還聖躬煩倦左右僕侍衆過千百扶衛跋涉袍鉀在身昔人稱陛下甚樂臣等至苦或其事也但帝族方衍勳貴增遷祇請遂多將成彝式陛下遵酌前王貽厥後矩天下爲公億兆已任專薦郊廟止決大政輔神養和簡息游幸則率土屬賴含生仰悅矣神龜元年光表曰尋石經之作起自炎劉昔來雖屢經戎亂猶未大崩侵如聞徃者刺史臨州多構圖寺官私顯隱漸加剝撤由是經石彌減文字增缺今求遣國子博士一人堪任幹事者專主周視驅禁田牧制其踐穢料閱碑牒所失次第量厥補綴詔曰此乃學者之根原不朽之永格便可一依公表光乃令國子博士李郁與助教韓神固劉燮等勘校石經其殘缺計料石功

并字多少欲補修之後靈太后廢遂寢二年八月靈太后幸永寧寺躬登九層佛圖光表諫曰伏見親昇上級佇蹕表刹之下祇心圖構誠爲福善聖躬玉趾非所踐陟臣庶恒惶竊謂未可九月靈太后幸嵩山佛寺光上表諫不從正光元年冬賜光几杖衣服二年春明帝親釋奠國學光執經南面百寮陪列司徒京兆王繼頻上表以位讓光四月以光爲司徒侍中國子祭酒領著作如故光表固辭歷年終不肯受八月獲禿鶯鳥於宮內詔以示光光表曰此卽詩所謂有鶯在梁解云禿鶯也貪惡之鳥野澤所育不應入於殿庭昔魏氏黃初中有鵜鶘集於靈芝池文帝下詔以曹恭公遠君子近小人博求賢俊太尉華歆由此遜位而讓管寧者也臣聞野物入舍古人以爲不善是以張璠惡鵠賈誼忌鵠鵠鵠鵠集而去前王猶爲致誠况今親入宮禁爲人所獲方被蓄養晏然不以爲懼準諸徃義信有殊矣饕餮之禽必資魚肉菽麥稻粱時或食喙一食之費容過斤鎰今春夏陽旱穀糴稍貴窮窘之家時有菜色陛下爲人父母撫之如傷豈可棄人養鳥留意於醜形惡聲哉衛侯好鶴曹伯愛雁身死國滅可爲寒心願遠師殷宗近法魏祖修德進賢消災集慶放無用之物委之川澤取樂琴書頤養神性明帝覽表大悅卽棄之池澤冬詔光與安豐王延明議定服章三年六月詔光乘步挽至東西上閤九月進位太保光又固辭光年耆多務病疾稍增而自強不已常在著作疾篤不歸四年十月帝親臨光疾詔斷賓客中使相望爲止聲樂罷諸游眺拜長子勵爲齊州刺史十一月疾甚敕子侄等曰吾荷先帝厚恩位至於此史功不成歿有遺恨汝等速可送我還宅氣力雖微神明不亂至第而薨年七十三明帝聞而悲泣中使相尋詔給東園溫明祕器

以爲懼準諸徃義信有殊矣饕餮之禽必資魚肉菽麥稻粱時或食喙一食之費容過斤鎰今春夏陽旱穀糴稍貴窮窘之家時有菜色陛下爲人父母撫之如傷豈可棄人養鳥留意於醜形惡聲哉衛侯好鶴曹伯愛雁身死國滅可爲寒心願遠師殷宗近法魏祖修德進賢消災集慶放無用之物委之川澤取樂琴書頤養神性明帝覽表大悅卽棄之池澤冬詔光與安豐王延明議定服章三年六月詔光乘步挽至東西上閤九月進位太保光又固辭光年耆多務病疾稍增而自強不已常在著作疾篤不歸四年十月帝親臨光疾詔斷賓客中使相望爲止聲樂罷諸游眺拜長子勵爲齊州刺史十一月疾甚敕子侄等曰吾荷先帝厚恩位至於此史功不成歿有遺恨汝等速可送我還宅氣力雖微神明不亂至第而薨年七十三明帝聞而悲泣中使相尋詔給東園溫明祕器

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六十萬布一千匹蠟四百斤大鴻臚監護喪
事車駕親臨撫屍慟哭御輦還宮流涕於路為減常膳言則追傷
每至光座講讀之處未曾不改容悽悼贈太傅領尚書令驃騎大
將軍開府冀州刺史侍中如故又敕加後部鼓吹班劔依太保廣
陽王故事謚文宣明帝祖喪建春門外望轎哀感儒者榮之初光
太和中依宮商角徵羽本音而為五韻詩以贈李彪彪為十二次
詩以報光光又為百三郡國詩以答之國別為卷為百三卷焉光
寬和慈善不忤於物進退沈浮自得而已常慕胡廣黃瓊為人故
為氣槩者所不重始領軍于忠以光舊德事之元又於光亦深宗
敬及郭祚裴植見殺清河王懌遇禍光隨時俛仰竟不匡救於是
天下譏之自從貴達等所申薦曾啟其女壻彭城劉敬徽云敬徽
為荊州五隴戍主女隨夫行常慮寇抄南北分張乞為徐州長兼

別駕暫集京師明帝許之時人比之張禹光初為黃門則讓宋弁
為中書監讓汝南王悅為太常讓劉芳為少傅讓元暉穆紹甄琛
為國子祭酒讓清河王懌任城王澄為車騎儀同讓江陽王繼又
讓靈太后父胡國珍皆顧望時情議者以為矯飾崇信佛法禮拜
讀誦老而逾甚終日怡怡未曾恚忿曾與門下省晝誦讀經有鴿
飛集膝前遂入於懷緣臂上肩久之乃去道俗讚詠詩頌者數十
人每為沙門朝貴請講維摩十地經聽者常數百人即為二經義
疏三十餘卷識者知其疎略凡所為詩賦銘贊誄頌表啟數百篇
五十餘卷別有集光子勵字彥德器學才德最有父風舉秀才中
軍彭城王參軍祕書郎中以父光為著作固辭不拜後除中書侍
郎領軍將軍元又為明堂大將以勵為長史與從兄鴻俱有名於
世父光疾甚拜征虜將軍齊州刺史侍父疾衣不解帶及薨孝明

每加存慰光華本鄉詔遣主書張文伯宣弔孝昌元年除太尉長史襲父爵建義初遇害河陰贈侍中衛將軍青州刺史勵弟劼劼字彥玄少清虛寡欲好學有家風魏末累遷中書侍郎興和三年兼通直散騎常侍使於梁天保初以議禪代除給事黃門侍郎加國子祭酒直內省典機密清儉勤慎甚為齊文宣所知拜南青州刺史有政績入為祕書監齊州大中正遷并省度支尚書俄授京省尋轉五兵尚書監國史臺閣之中見稱簡正武成之將禪後主先以問劼劼諫以為不可由是忤意出為南兗州刺史代還重為度支尚書儀同三司食文登縣幹尋除中書令加開府待詔文林館監修撰新書卒贈齊州刺史尚書左僕射謚文貞初和士開擅朝曲求物譽諸公因此頗為子弟干祿世門之胄多處京官而劼二子拱搆竝為外任弟廓之從容謂劼曰拱幸得不凡何不在

省府中清華之所而竝出外藩劼曰立身來恥以言自達今若進兒與身何異卒無所求聞者莫不歎服劼常恨魏收書欲更作編年紀而才思竟不能就光弟敬友本州從事頗有受納御史案之乃與守者俱逃後除梁郡太守會遭所生憂不拜敬友精心佛道晝夜誦經免喪之後遂菜食終身恭寬接下修身厲節自景明已降頻歲不登饑寒請乞者皆取足而去又置逆旅於肅然山南大路之北設食以供行者卒于家弟子鴻

鴻字彥鸞少好讀書博綜經史稍遷尚書都兵郎中詔太史彭城王勰以下公卿朝士儒學才明者三十人議定律令於尚書上省鴻與光俱在其中時論榮之後為三公郎中加員外散騎常侍延昌二年將大考百寮鴻以考令於體例不通乃建議曰竊推昔者為官求才使人以器黜陟幽明揚清激濁故績效能官才必稱位

者朝昇夕進豈拘一階半級者哉二漢以降太和以前苟必官須
此人人稱此職或超騰昇陟數歲而至公卿或長兼試守稱允當
遷進者披卷則人人而是舉目則朝貴皆然故能時收多士之譽
國號豐賢之美竊見景明以來考格三年成一考一考轉一階貴
賤內外萬有餘人自非犯罪不問賢愚莫不上中才與不肖比肩
同轉雖有善政如黃龔儒學如王鄭才史如班馬文章如張蔡得
一分一寸必爲常流所攀選曹亦抑爲一槩不曾甄別琴瑟不調
改而更張雖明旨已行猶宜消息武帝不從三年鴻以父憂解任
甘露降其廬前樹十一月宣武以本官徵鴻四年復有甘露降其
京兆宅之庭樹後遷中散大夫高陽王友仍領郎中正光元年加
前將軍修孝文宣武起居注光撰魏史徒有卷目初未考正闕略
尤多每云此史會非我世所成但須記錄時事以待後人臨覽言

鴻於孝明五年詔鴻以本官修緝國史孝昌初拜給事黃門侍郎
尋加散騎常侍齊州大中正鴻在史甫爾未有所就尋卒贈鎮東
將軍度支尚書青州刺史鴻弱冠便有著述志見晉魏前史皆成
一家無所措意以劉元海石勒慕容儁符健慕容垂姚萇慕容德
赫連屈子張軌李雄呂光乞伏國仁秃髮烏孤李暠沮渠蒙遜馮
跋等竝因世故跨僭一方各有國書未有統一鴻乃撰爲十六國
春秋勒成百卷因其舊記時有增損褒貶焉鴻二世仕江左故不
錄僭晉劉蕭之書又恐識者責之未敢出行於外宣武聞其撰錄
遣散騎常侍趙邕詔鴻曰聞卿撰定諸史甚有條貫便可隨成者
送至朕當於機事之暇覽之鴻以其書有與國初相涉言多失體
且旣訖不奏聞鴻後典起居乃志一作志載其表曰臣聞帝王之興也雖
誕應圖籙然必有驅除蓋所以翦彼慝政成此樂推故戰國紛紜

年過十紀而漢祖夷殄羣豪開四百之業歷文景之懷柔蠻夏世宗之奮揚威武始得涼朔同文特越一軌於是談遷感漢德之盛痛諸史放絕乃鈐括舊書著成太史所謂緝茲人事光彼天時之義也昔晉惠不競華戎亂起三帝受制於姦臣二皇晏駕於非所五都蕭條鞠爲煨燼趙燕旣爲長蛇遼海緬成殊域中原無主八十餘年遺晉僻遠勢略孤微人殘兵革靡所歸控皇魏龍潛幽代內修德政外抗諸僞并冀之人懷寶之士襁負而至者日月相尋太祖道武皇帝以神武之姿接金行之運應天順人龍飛受命太宗必世重光業隆玄默世祖雄才獻略闡曜威靈農戰兼修埽清氛穢歲垂四紀而寰宇一同百姓始得陶然蘇息欣於堯舜之代自晉永寧以後雖所在稱兵競自尊樹而能建邦命氏成爲戰國者十有六家善惡興滅之形用兵乖會之道亦足以垂之將來昭

明勸戒但諸史殘缺體例全虧編錄紛謬繁略失所宜審正同異定爲一書誠知敏謝允南才非承祚然國志史考之美竊亦輒所庶幾始自景明之初搜集諸國舊史屬遷京甫爾率多分散求諸公私驅馳數歲又臣家貧祿微唯任孤力至於書寫所資每不周接暨正始元年寫乃向備謹於吏案之暇草構此書區分時事各繫本錄稽以長歷考諸舊志刪正差謬定爲實錄商較大略著春秋百篇至三年之末草成九十五卷唯常璩所撰李雄父子據蜀時書尋訪不獲所以未及善成輟筆私求七載于今此書本江南撰錄恐中國所無非臣私力所能終得其起兵僭號事之始末乃亦頗有但不得此書懼簡略不成人思陳奏乞敕緣邊求採但愚賤無因不敢輕輒散騎常侍太常少卿荊州大中正趙邕忽宣明旨敕臣送呈不悟九臯微志乃得上聞奉敕欣惶慶懼兼至今謹

以所訖者附臣邕呈奏臣又別作序例一卷年志一卷仰表皇朝
統括大義俯明愚臣著錄微體徒竊慕古人立言美意文致疎鄙
無一可觀簡御之日伏深慚悸鴻意如此自正光以前不敢顯行
其書自後以其伯光貴重當朝知時人未能發明其事乃頗傳讀
然鴻經綜既廣多有違謬至道武天興二年姚興改號鴻始而鴻
以爲改在元年明元永興二年慕容超禽於廣固鴻又以爲在元
年太常二年姚泓敗於長安而鴻亦以爲滅在元年如此之失多
不考正子子元祕書郎後永安中乃奏其父書稱臣亡考散騎常
侍黃門侍郎前將軍齊州大中正鴻正始之末任屬記言撰緝餘
暇迺刊著趙燕秦夏西涼乞伏西蜀等遺載爲之贊序褒貶評論
先朝之日草構悉了唯有李雄蜀書搜索未獲闕茲一國遲留未
成去正光三年購訪始得討論適訖而先臣棄世凡十六國名爲

春秋一百二

代之事最爲備悉未曾奏上弗敢宣流今繕寫

一本敢以仰呈乞藏祕閣以廣異家子元後謀反事發逃竄會赦
免尋爲其叔鴟所殺光從祖弟長文字景翰少亦徙於代都聰敏
有學識永安中累遷平州刺史以老還家專讀佛經不關世事卒
贈齊州刺史謚曰貞子懋字德林徐州征東府長史長文從弟庠
字文序有幹用爲東郡太守元顥寇逼郡庠拒不從命棄郡走
還鄉里孝莊還宮賜爵平原伯拜潁川太守頗有政績永熙初除
東徐州刺史二年爲城人王早蘭寶等所害後贈驃騎將軍吏部
尚書齊州刺史子罕襲爵齊受禪例降光族弟榮先字隆祖涉歷
經史州辟主簿子鐸有文才位中散大夫鐸弟覲羽林監
崔亮字敬儒清河東武城人魏中尉琰之後也高祖瓊爲慕容垂
車騎屬曾祖輯南徙青州因仕宋爲太山太守祖修之清河太守

父元孫尚書郎青州刺史沈文秀之叛宋明帝使元孫討之爲文秀所害亮母房攜亮依其叔祖冀州刺史道固於歷城及慕容白曜平三齊內徙桑乾爲平齊人時年十歲常依季父幼孫居貧傭書自業時隴西李冲當朝任事亮族兄光往依之謂亮曰安能以事筆硯而不往託李氏也彼家饒書因可得學亮曰弟妹饑寒豈容獨飽自可觀書於市安能看人眉睫乎光言之於冲冲召亮與語因謂曰比見卿先人相命論使人胷中無復怵迫之念今遂亡本卿能記之不亮卽爲誦之涕淚交零聲韻不異冲甚奇之迎爲館客冲謂其兄子彦曰大崔生寬和篤雅汝宜友之小崔生峭整清徹汝宜敬之二人終將大至冲薦之爲中書博士轉議郎尋遷尚書二千石孝文在洛欲創革舊制選置百官謂羣臣曰與朕舉一吏部郎必使才望兼尤者給卿三日假又一日孝文曰朕已得

之不煩卿輩也驛徵亮兼吏部郎俄爲太子中舍人遷中書侍郎兼尚書左丞亮雖歷顯任其妻不免親事春斂孝文聞之嘉其清貧詔帶野王令孝明親政遷給事黃門侍郎仍兼吏部郎領青州大中正亮自參選事垂將十年廉慎明決爲尚書郭祚所委每云非崔郎中選事不辦尋除散騎常侍仍爲黃門遷度支尚書領御史中尉自遷都之後經略四方又營洛邑費用甚廣亮在度支別立條格歲省億計又議修汴蔡二渠以通邊運公私賴焉侍中廣平王懷以母弟之親左右不遵憲法敕亮推究孝明禁懷不通賓客者久之後因宴集懷恃親使忿欲陵突亮亮乃正色責之卽起於孝明前脫冠請罪遂拜辭欲出孝明曰廣平羸疎向來又醉卿之所悉何奈如此也遂詔亮復坐令懷謝焉亮外雖方正內亦承候時情宣傳左右郭神安頗被孝明識遇以弟託亮亮引爲御史

及神安敗後因集禁中孝明令兼侍中盧昶宣旨責亮曰在法官何故受左右囑請亮拜謝而已無以上對轉都官尚書又轉七兵領廷尉卿加散騎常侍徐州刺史元昶撫御失和詔亮馳駟安撫亮至劾昶處以大辟勞賚綏慰百姓怙然除安西將軍雍州刺史城北渭水淺不通船行人艱阻亮謂寮佐曰昔杜預乃造河梁況此有異長河且魏晉之日亦自有橋吾今決欲營之咸曰水淺不可爲浮橋汎長無恒又不可施柱恐難成立亮曰昔秦居咸陽橫橋度渭以像閣道此卽以柱爲橋今唯慮長柱不可得耳會天大雨山水暴至浮出長木數百根籍此爲用橋遂成立百姓利之至今猶名崔公橋亮性公清敏于斷決所在竝號稱職三輔服其德政孝明嘉之詔賜衣馬被褥後納其女爲九嬪徵爲太常卿攝吏部事孝明初出爲定州刺史梁左游擊將軍趙祖悅率衆據硤石

詔亮假鎮南將軍齊王蕭寶夤鎮東將軍章武王融安南將軍竝使持節督諸軍以討之靈太后勞遣亮等賜戎服雜物亮至硤石祖悅出城逆戰大破之祖悅復於城外置二柵欲拒軍亮焚擊破之亮與李崇爲水陸之期日日進攻而崇不至及李平至崇乃進軍共平硤石靈太后賜亮璽書曰硤石旣平大勢全舉淮堰孤危自將奔遁若仍敢游魂此當易以立計禽翦蟻徒應在旦夕將軍推轂所馮親對其事處分經略宜共協齊必令得埽蕩之理盡彼遺燼也隨便守禦及分度掠截扼其咽喉防塞走路期之全獲無令漏逸若畏威降首者自加蠲宥以仁爲本任之雅筭以功進號鎮北將軍李平部分諸軍將水陸兼進以討堰賊亮違平節度以疾請還隨表而發平表亮輒還京失乘勝之機闕水陸之會今處亮死上議靈太后令曰亮去留自擅違我經略雖有小捷豈免大

咎但吾攝御萬機庶茲惡殺可特聽以功補過及平至亮與爭功於禁中形於聲色尋除殿中尚書遷吏部尚書時羽林新害張夔之後靈太后令武官得依資入選官員既少應選者多前尚書李韶循常擢人百姓大爲怨亮乃奏爲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爲斷雖復官須此人停日後者終於不得庸才下品年月久者灼然先用沈滯者皆稱其能亮外甥司空諮議劉景安書規亮曰殷周以鄉塾貢士兩漢由州郡薦才魏晉因循又置中正諦觀在昔莫不審舉雖未盡美足應一收六七而朝廷貢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唯論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人才行業空辨氏姓高下至於取士之途不溥沙汰之理未精而舅屬當銓衡宜須改張易調如何反爲停年格以限之天下士子誰復修厲名行哉亮答書曰汝所言乃有深致吾乘時微幸得爲吏部尚書

當其壯也尚不如人況今朽老而居帝難之任常思同升舉直以報明主之恩盡忠竭力不爲貽厥之累昨爲此格有由而然今已爲汝所怪千載之後誰知我哉可靜念吾言當爲汝論之吾兼正六爲吏部郎三爲尚書銓衡所宜頗知之矣但古今不同時宜須異何者昔有中正品其才第上之尚書尚書據狀量人授職此乃與天下羣賢共爵人也吾謂當爾之時無遺才無濫舉矣而汝猶云十收六七況今日之選專歸尚書以一人之鑒照察天下劉毅所云一吏部兩郎中而欲究鏡人物何異以管窺天而求其博哉今勲人甚多又羽林入選武夫崛起不解書計唯可曠弩前驅指蹤捕噉而已忽令垂組乘軒求其烹鮮之效未曾操刀而使專割又武人至多官員至少不可周溥設令十人共一官猶無官可授況一人望一官何由可不怨哉吾近面執不宜使武人入選請賜

其爵厚其祿既不見從是以權立此格限以停年耳昔子產鑄刑書以救敝叔向譏之以正法何異汝以古禮難權宜哉仲尼云德我者春秋罪我者亦春秋吾之此指其由是也但令當來君子知吾意焉後甄琛元修義城陽王徽相繼爲吏部尚書利其便已踵而行之自是賢愚同貫涇渭無別魏之失才從亮始也歷侍中太常卿左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時劉騰擅權亮託妻劉氏傾身事之故頻年之中名位隆赫有識者譏之轉尚書僕射加散騎常侍疽發於背明帝遣舍人問疾亮上表乞解僕射詔不許尋卒詔給東園祕器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謚曰貞烈亮在雍州讀杜預傳見其爲八磨嘉其有濟時用遂教人爲碾及爲僕射奏於張方橋東堰穀水造磴磨數十區其利十倍國用便之亮有三子士安士和士泰竝強幹善於當世士安歷尚書北部郎卒於諫議大夫

贈左將軍光州刺史無子弟士和以子乾亨繼乾亨武定中尚書都兵郎中士和初爲司空主簿蕭寶夤之在關中高選僚佐以爲都督府長史時莫折念生遣使詐降寶夤表士和兼度支尚書爲隴右行臺令入秦撫慰爲念生所害士泰歷給事中司空從事中郎諫議大夫司空司馬明帝末荆蠻侵斥以士泰爲龍驤將軍征蠻別將事平以功賜爵五等男建義初遇害於河陰贈都督青州刺史謚曰文肅子肇師襲爵肇師少時疎放長遂變節更成謹厚涉獵經史頗有文思天平初以通直散騎侍郎爲慰勞青州使至齊州界爲土賊崔迦葉等拘欲逼與同事肇師執志不動喻以禍福賊遂捨之仍巡慰青部而還肇師以從弟乾亨同居事伯母甚謹齊文襄嘗言肇師合誅左右問其故曰崔鴻十六國春秋述諸僭僞而不及江東左右曰肇師與鴻別族乃止天保初以參定渾

代禮儀封襄城縣男仍兼中書侍郎卒始鄴下有薛生者能相人言趙彥琛當大貴肇師因問已答曰公門望雖高爵位不及趙終如其言亮弟敬默奉朝請卒於征虜長史贈南陽太守子思韶從亮征碭石以軍功賜爵武成子爲冀州別駕敬默弟敬遠以其賤出殊不經紀論者譏焉

光韶亮從父弟也父幼孫太原太守光韶事親以孝悌初除奉朝請光韶與弟光伯孿生操業相侔特相友愛遂經吏部尚書李冲讓官於光伯辭色懇至冲爲奏聞孝文嘉而許之太和二十年以光韶爲司空行參軍復請讓從叔和曰臣誠微賤未登讓品屬逢皇朝恥無讓德和亦謙退辭而不當孝文善之遂以和爲廣陵王國常侍尋敕光韶祕書郎掌校華林御書累遷青州中從事後爲司空騎兵參軍又兼司徒戶曹出爲濟州輔國府司馬刺史高植

甚知之政事多委訪焉遷青州平東府長史府解敕知州事光韶清直明斷吏人畏愛之入爲司空從事中郎以母老解官歸養賦詩展意朝士屬和者數十人久之欲爲司徒諮議固辭不拜光韶性嚴聲韻抗烈與人平談常若震厲至於兄弟議論外聞謂爲忿怒然孔懷雍睦人少逮之孝莊初河間邢杲率河北流人十餘萬衆政逼州郡刺史元儁憂不自安州人乞光韶爲長史以鎮之時陽平路回寓居齊土與杲潛相影響引賊入郭光韶臨機處分在難確然賊退之後刺史表光韶忠毅朝廷嘉之發使慰勞尋爲東道軍司及元顥入洛自河以南莫不風靡刺史廣陵王欣集文武以議所從在坐之人莫不失色光韶獨抗言曰元顥受制梁國稱兵本朝亂臣賊子曠代少疇何但大王家事所宜切齒等荷朝眷未敢仰從長史崔景茂前瀛州刺史張烈前郢州刺史房叔祖徵

士張僧皓成云軍司議是欣乃斬顯使尋徵輔國將軍再遷廷尉卿祕書監祖瑩以贓罪被劾光韶必欲致之重法太尉城陽王徽尚書令臨淮王彧吏部尚書李神儁侍中李彧並勢望當時皆爲瑩求寬光韶正色曰朝賢執事於舜之功未聞其一如何反爲罪人言乎其執意不回如此永安擾亂遂還鄉里光韶博學強辯尤好理論至於人倫名教得失之間權而論之不以一毫假物家足於財而性儉吝衣馬敝瘦食味麤薄始光韶在都同里人王蔓於夜遇盜害其二子孝莊詔黃門高道穆令加檢捕一坊之內家別搜索至光韶宅綾絹錢布匱篋充積議者譏其矯嗇其家資產皆光伯所營光伯亡悉焚其契河間邢子才曾貸錢數萬後送還之光韶曰此亡弟相貸僕不知也竟不納刺史元弼前妻是光韶之繼室兄女弼貪悭不法光韶以親情亟相非責弼銜之時耿翔反於州界弼誣先韶子通與賊連結囚其合家考掠非理而光韶與之辯爭詞色不屈會樊子鵠爲東道大使知其見枉理出之時人勸令詣樊陳謝光韶曰羊舌大夫已有成事何勞往也子鵠亦歎尚之後刺史侯深代下疑懼謀爲不軌夜劫光韶以兵協之責以謀略光韶曰凡起兵須有名義使君今日舉動直是作賊耳知復何計深雖恨之敬而不敢害尋除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不起光韶以世道屯遼朝廷屢變閉門却埽吉凶斷絕誠子孫曰吾自謂立身無慚古烈但以祿命有限無容希世取進在官以來不冒一級官雖不達經爲九卿且吾平生素業足以遺汝官闕亦何足言也吾旣運薄便經三娶而汝之兄弟各不同生合葬非古吾百年之後不須合也然贈謚之及出自君恩豈容子孫自求之也勿須求贈若違吾志如有福靈不享汝祀吾兄弟自幼及老衣服飲

食未嘗一片不同至於兒女冠婚榮利之事未嘗不先以推弟弟
頃橫禍權作松觀亦可爲吾作松棺使吾見之卒年七十一孝靜
初侍中賈思同申啟稱述光韶詔贈散騎常侍驃騎將軍青州刺
史光韶弟光伯爲青州別駕後以族弟休臨州申牒求解尚書奏
案禮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臣昆弟不臣諸父封君
之孫得盡臣計始封之君卽是世繼之祖尚不得臣況今刺史旣
非世繼而得行臣吏之節執笏稱名者乎檢光伯請解率禮不愆
謂宜許遂靈太后令從之尋除北海太守有司以其更滿依例奏
代明帝詔曰光伯自蒞海沂清風遠著兼其兄光韶復能辭榮侍
養兄弟忠孝宜有甄錄可更申三年以廣風化後歷太傅諮議參
軍節閔帝時崔祖塲張僧昭起逆攻東陽旬日間衆十餘萬刺史
東萊王貴平欲令光伯出城慰勞兄光韶爭之曰以下官觀之非

可慰喻止也貴平逼之不得已光伯遂出城未及曉喻爲飛矢所
中卒贈青州刺史子滔武定末殷州別駕修之弟道固

道固字季堅其母卑賤嫡母兄攸之目連等輕侮之父輯謂攸之
曰此兒姿識或能興大門戶汝等何以輕之攸之等遇之彌薄輯
乃資給道固令其南仕時宋孝武爲徐兗二州刺史以道固爲從
事道固美形貌善舉止習武事孝武嘉之會青州刺史新除過彭
城孝武謂曰崔道固人身如此豈可爲寒士而世人以其偏庶侮
之可爲歎息刺史至州辟爲主簿後爲宋諸王參軍被遣青州募
人長史以下竝詣道固道固諸兄等逼其所生自致酒炙於客前
道固驚起接取謂客曰家無人力老親自執劬勞諸客皆知其兄
所作咸拜其母母謂道固曰我賤不足以報貴賓汝宜答拜諸客
皆歎美道固母子賤其諸兄後爲冀州刺史鎮歷城宋明帝立徐

州刺史薛安都與道固等立廢帝子業弟子勛敗乃歸魏獻文帝以爲南冀州刺史清河公宋明帝遣說道固以爲徐州刺史復歸宋皇興初獻文詔征南大將軍慕容白曜討道固道固面縛請罪白曜送赴都詔恕其死乃徙齊土望共道固守城者數百家於桑乾立平齊郡於平城西北北新城以道固爲太守賜爵臨淄子尋徙居京城西南二百餘里舊除館之西延興中卒子景徽襲爵初道固之在客邸與薛安都畢衆敬隣館時以公集相見本旣同由武達頗結寮舊時安都志已衰朽於道固疎略而衆敬每盡殷勤道固謂劉休賓房法壽曰古人云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安都視人殊自蕭索畢固依依也景徽字文獻卒於平州刺史謚曰定子休纂襲爵道固兄目連子僧祐僧深坐兄僧祐與沙門法秀謀反徙薄骨律鎮後位南青州刺史元妻房氏生子伯驎伯驎後薄房氏

納平原杜氏與俱徙生四子伯鳳祖龍祖螭祖虬僧深得還之後絕房氏遂與杜氏及四子寓青州伯驎伯驥與母房居冀州雖往來父間而心存母氏孝慈之道頓阻一門僧深卒伯驎奔赴不敢入家寄哭寺門祖龍剛躁與兄伯驎訟嫡庶並以刀劍自衛若怨讎焉祖螭小字社客晉泰初反爾朱仲遠討斬之祖虬少好學不馳競僧深從弟和位平昌太守家巨富而性吝埋錢數百斛其母李春思董惜錢不買子軌字敬則盜錢百萬背和亡走後至儀同開府鎧曹參軍坐貪僞賜死晉陽

論曰崔光風素虛遠學業深長孝文歸其才博許其大至明主周知臣也歷事三朝師訓少主不出宮省坐致台傅斯亦近世之所希有但顧懷大雅託迹中庸其於容身之譏斯乃胡廣所不免也鴻博綜古今立言爲事亦才志之士乎崔亮旣明達從事動有名

迹於斷年之選失之逾遠救弊未聞終為國蠹無苟而已其若是乎光韶居雅仗正有國士之風矣

北史卷四十四 列傳第三十二終

四川中鳳閣

北史卷四十五 列傳第三十三

四川中鳳閣

裴叔業

夏侯道遷

李元護

席法友

王世弼

江悅之

淳于誕

沈文秀

張讜

李苗

劉藻

傅永

傅豎眼

張烈

李叔彪

路恃慶

房亮

曹世表

潘永基

朱元旭

裴叔業河東聞喜人魏冀州刺史徽之後也五世祖苞晉秦州刺史祖邕自河東居於襄陽父順宗兄叔寶仕宋齊並有名位叔業

少有氣幹頗以將略自許宋元徽末歷官爲羽林監齊高帝驃騎行參軍齊受命累遷爲寧蠻長史廣平太守叔業早與齊明帝同事明帝輔政以爲心腹使領軍奄襲諸蕃鎮盡心用命及卽位以爲給事黃門侍郎封武昌縣伯孝文南次鍾離拜叔業爲徐州刺史以水軍入淮帝令郎中裴聿往與之語叔業盛飾左右服翫以夸之聿曰伯父儀服誠爲美麗但恨不晝游爾齊帝崩廢帝卽位誅大臣都下屢有變發叔業登壽春城北望肥水謂部下曰卿等欲富貴乎我言富貴亦可辦耳未幾見徙南兗州刺史會陳顯達圍建鄴叔業遣司馬李元護應之及顯達敗而還叔業慮內難未已不願爲南兗州齊廢主嬖臣茹法珍王暄之等疑其有異去來者竝云叔業北入叔業兄子植颺瑜粲等棄母奔壽陽法珍等以其旣在壇場且欲羈縻之白齊主遣中書舍人裴穆慰誘之許不

須回換叔業雖得停而憂懼不已時梁武帝爲雍州刺史叔業遣
親人馬文範以自安之計訪之梁武帝曰雍州若能堅據襄陽輒
當戮力自保若不爾回面向北不失河南公梁武報曰唯應送家
還都以安慰之自然無患若意外相逼當勒馬二萬人直出橫江
以斷其後則天下事一舉可定若欲北向彼必遣人相代以河北
一地相處河南公寧復可得如此則南歸望絕矣叔業沉疑未決
遣信詣豫州刺史薛真度訪入北之宜真度答書盛陳朝廷風化
叔業乃遣子芬之及兄女夫韋伯昕奉表內附景明元年正月宣
武詔授叔業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豫州刺史征南將軍封蘭陵
郡公又賜叔業璽書遣彭城王勰尚書令王肅赴接軍未度淮叔
業病卒李元護席法友等推叔業兄子植監州事詔贈叔業驃騎
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忠武公給東園溫明祕器子蒨之字文

德仕齊隨郡王左常侍先卒子譚紹封譚麤險好殺所乘牛馬爲
小驚逸手自殺之然孝事諸叔盡于子道國祿歲入每以分贍世
以此稱之位輔國將軍中散大夫卒贈南豫州刺史諡曰敬子測
字伯源襲歷通直散騎侍郎天平中走於關中蒨之弟芬之字文馥
長者好施篤愛諸弟仕齊位羽林監入魏以父勳封上蔡伯爲東
秦州刺史在州有清靜稱後徙封山在縣遷岐州刺史爲隴賊所
圍城陷賊以送上邽爲莫折念生所害贈青州刺史芬之弟藹之
字幼重性輕率好琴書其內弟柳諧善鼓琴藹之師而微不及也
位汝陽太守叔業長兄子彥先少有志尚叔業以壽春入魏彥先
封雍丘縣子位勃海相卒諡曰惠恭彥先子約字元儉性頗剛鯁
後襲爵冀州大乘賊起敕爲別將行勃海郡事城陷見害長子英
起武定末洛州刺史英起弟威起卒于齊王府中兵參軍贈鴻臚

少卿彥先弟絢揚州中從事時揚州霖雨水入城刺史李崇居城上繫船憑焉絢率城南人數千家汎舟南走高原謂崇還北遂與別駕鄭祖起等送子十四人于梁崇勒水軍討之衆潰見獲投水而死植字文遠叔業兄叔寶子也少而好學覽綜經史尤長釋典善談理義隨叔業在壽春叔業卒席法友柳玄達等共舉植監州祕叔業喪問敎命處分皆出于植於是開門納魏軍詔以植爲兗州刺史崇義縣侯入爲大鴻臚卿後以長子昕南叛有司處之大辟詔特恕其罪以表勳誠尋除授揚州大中正出爲瀛州刺史再遷度支尚書加金紫光祿大夫植性非柱石所爲無恒兗州之還也表請解官隱于嵩山宣武不許深以爲怪然公私集論自言人門不後王肅怪朝廷處之不高及爲尚書志意頗滿欲以政事爲已任謂人曰非我須尚書尚書亦須我辭氣激揚見于言色及入

參議論時對衆官面有譏毀又表毀征南將軍田益宗言華夷異類不應在百世衣冠之上率多侵侮皆此類也侍中于忠黃門元昭覽之切齒寢而不奏韋伯昕告植欲謀廢黜尚書又奏楊祉告植姑子皇甫仲達云受植子旨遂詐稱被詔率合部曲欲圖領軍于忠時忠專權旣構成其禍又矯詔殺之朝野稱冤臨終神志自若遺令子弟命盡之後剪落鬚髮被以法服以沙門禮葬於嵩高之陰初植與僕射郭祚都水使者韋儁等同時見害後祚儁事雪加贈而植追復封爵而已植故吏勃海刁冲上疏訟之於是贈尚書僕射揚州刺史乃改葬植母夏侯道遷姊也性甚剛峻於諸子皆如嚴君長成後非衣帽不見小有罪過必束帶伏門經五三日乃引見之督以嚴訓唯少子衍得以常服見之旦夕溫清植在瀛州也其母年踰七十以身爲婢自施三寶布衣麻菲手執箕箒於

沙門寺掃灑植弟瑜粲衍竝亦奴僕之服泣涕而從有感道俗諸子各以布帛數百贖免其母於是出家爲比丘入嵩高積歲乃還家植旣長嫡母又年老其在州數歲以妻子自隨雖自州送祿奉母及贍諸弟而各別資財同居異爨一門數竈蓋亦滌江南之俗也論者譏焉植弟颺壯果有謀略在齊以軍功位驍騎將軍入魏爲南司州刺史封義安縣伯詔命未至爲賊所殺進爵爲侯宣武以颺勳効未立而卒其子炯不得襲封明帝初炯行貨于執事乃封城平縣伯炯字休光小字黃頭頗有文學善事權門領軍元叉納其金帛除鎮遠將軍散騎常侍揚州大中正進爵爲侯改封高城尋兼尚書右丞出爲東郡太守爲城人所害贈散騎常侍青州刺史諡曰簡颺弟瑜字文琬封下密縣子試守滎陽郡坐虐暴殺人免官後徙封灌津子卒於勃海太守贈豫州刺史諡曰定瑜弟

粲字文亮封舒縣子沉重善風儀頗以驕豪爲失歷正平恒農二郡太守高陽王雍曾以事屬粲粲不從雍甚爲恨後因九日馬射敕畿內太守皆赴京師雍時爲州牧粲修謁雍含怒待之粲神情閑邁舉止抑揚雍目之不覺解顏及坐定謂粲曰可更爲一行粲便下席爲行從容而出坐事免後宣武聞粲善自擿置欲觀其風度令傳詔就家急召之須臾間使者相屬合家恆懼不測所以粲更恬然神色不變帝歎異之時僕射高肇以外戚之貴勢傾一時朝士見者咸望塵拜謁粲候肇唯長揖而已及還家人尤責之粲曰何可自同凡俗也又曾詣清河王懌下車始進便屬暴雨粲容步舒雅不以霑濡改節懌乃令人持蓋覆之歎謂左右曰何代無奇人性好釋學親昇講座雖持義未精而風韻可重但不涉經史終爲知音所輕後爲揚州大中正中書令明帝釋奠以爲侍講轉

金紫光祿大夫元顥入洛以粲爲西兗州刺史尋爲濮陽太守崔
巨倫所逐棄州入嵩高山節閔帝初復爲中書令後正月晦帝出
臨洛濱粲起御前再拜上壽酒帝曰昔北海入朝覲竊神器爾日
卿戒之以酒今欲我飲何異于往情粲曰北海志在沈湎故諫其
所失陛下齊聖溫克臣敢獻微誠帝曰甚愧來譽仍爲命酌季武
初出爲驃騎大將軍膠州刺史屬時亢旱土人勸令禱於海神粲
憚違衆人乃爲祈請直據胡床舉盃曰僕白君左右云前後例皆
拜謁粲曰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安有方伯致禮海神卒不肯
拜時青州叛賊耿翔寇亂三齊粲唯高譚虛論不事防禦之術翔
乘其無備掩襲州城左右白言賊至粲云豈有此理左右又言已
入州門粲乃徐云耿王可引上聽事自餘部衆且付城人不達時
變如此尋爲翔害送首于梁子含宇文若員外散騎侍郎粲弟衍

宇文舒學識優於諸兄才亦過之事親以孝聞兼有將略仕齊位
陰平太守歸魏授通直郎衍堅辭朝命上表請隱嵩高詔從之宣
武末稍以出山干祿執事後歷建興河內二郡太守歷二郡廉貞
寡欲善撫百姓人吏追思之孝昌初梁將曹敬宗寇荊州詔衍爲
別將與恒農太守王羆救荊州衍大破之荊州圍解除北道都督
鎮鄴西之武城封安陽縣子時相州刺史安樂王鑒潛圖叛逆衍
覺其有異密表陳之尋而鑒所部別將稽宗馳驛告變乃詔衍與
都督源子邕李神軌等討鑒平之除相州刺史北道大都督進
封臨汝縣公詔衍與子邕北討葛榮軍敗見害贈車騎大將軍司
空相州刺史子嵩襲叔業之歸魏又有尹挺柳玄達韋伯昕皇甫
光梁祐崔高容閻慶胤柳僧習竝預其功尹挺天水冀人仕齊位
陳郡太守與叔業參謀歸誠歷南司州刺史柳玄達河東解人頗

涉經史仕齊諸王參軍與叔業姻婭周旋叔業獻款玄達贊成其計入魏除司徒諮議參軍封南頓縣子卒改封夏陽縣子絳襲絳弟遠字季雲性麤放無拘檢時人或謂之柳癩好彈琴耽酒時有文詠孝武初除儀同開府參軍事放情琴酒之間每出行返家人或問消息答云無所聞縱聞亦不解後客遊卒玄達弟玄瑜位陰平太守卒子諧頗有文學善鼓琴以新聲手勢京師士子翕然從學除著作佐郎於河陰遇害韋伯昕京兆杜陵人學尚有壯氣自以材智優於裴植常輕之植嫉之如讎卽彥先之妹夫也叔業以其有大志故遣子芬之爲質入魏封零陵縣男歷南陽太守坐事免後拜員外散騎常侍加中壘將軍告裴植謀爲廢黜植坐死後百餘日伯昕亦病卒臨亡見植爲祟口云裴尚書死不獨見由何以見怒皇南光安定人美鬚髯善言笑入魏卒於勃海太守兄椿

齡薛安都於彭城內附除岐州刺史椿齡子璋鄉郡相璋弟瑒位吏部郎性貪婪多所受納鬻賣吏官皆有定價後以丞相高陽王雍之婿爲豫州刺史爲政殘暴百姓患之卒於安南將軍光祿大夫贈尚書左僕射子長卿太尉司馬梁祐北地人叔業從姑子也好學便弓馬隨叔業征伐身被五十餘創景明初賜爵山桑子出爲北地太守清身率下甚有聲稱歷太中大夫從容風雅好爲談詠常與朝廷名賢泛舟洛水以詩酒自娛遷光祿大夫端然養志不歷權門卒于京兆內史崔高容清河人博學善文辭美風彩景明初位散騎侍郎出爲揚州開府掾帶陳留太守卒官閭慶胤天水人博識洽聞善於談論聽其言說不覺忘疲卒于敷城太守柳僧習見其子虬傳

夏侯道遷譙國人也少有志操年十七父母爲結婚韋氏道遷云

欲懷四方之志不願取婦家人咸謂戲言及婚求覓不知所在訪問乃云逃入益州後隨裴叔業於壽春爲南譙太守二家雖爲姻好親情不協遂單騎歸魏拜驍騎將軍隨王肅至壽春肅薨道遷棄戍南叛會梁以莊丘黑爲征虜將軍梁秦二州刺史鎮南鄭黑請道遷爲長史帶漢中郡會黑死而道遷陰圖歸順先是仇池鎮將陽靈珍反叛南奔梁以靈珍爲征虜將軍假武都王助戍漢中道遷乃擊靈珍斬其父子送首於京師江悅之等推道遷爲梁秦二州刺史道遷遣表歸闕詔璽書慰勉授持節散騎常侍平南將軍豫州刺史封豐縣侯遣尚書邢巒指授節度道遷表受平南常侍而辭豫州豐縣侯引裴叔業公爵爲例宣武不許道遷自南鄭來朝京師引見於太極東堂免冠徒跣謝曰比在壽春遭韋纘之酷申控無所致此猖狂是改之來希酬昔遇宣武曰卿建爲山之

功一簣之玷何足謝也道遷以賞報爲微遂巡不拜尋改封濮陽縣侯歲餘頻表解州宣武許之除南兗州大中正不拜道遷雖學不深洽而歷覽書史閑習尺牘好言宴務口實京師珍羞罔不畢有於京城西水次市地大起園池殖列蔬果延致秀彥時往遊適妓妾十餘常自娛樂國秩歲入三千餘匹專供酒饌不營家產每誦孔融語曰坐上客恒滿樽中酒不空餘非吾事也識者多之歷華瀛二州刺史爲政清嚴善禁盜賊卒贈雍州刺史謚明侯初道遷以拔漢中歸誠本由王穎興之計求分邑戶五百封之宣武不許靈太后臨朝道遷重求分封太后大奇之議欲更以二百戶封穎興會卒遂寢道遷不聘正室唯有子數人長子夬字元廷歷鎮遠將軍南兗州大中正夬性好酒居喪不戚醇醪肥鮮不離於口沽買飲噉多所費用父時田園貨賣略盡人間債猶數千餘匹穀

食至常不足弟妹不免饑寒初道遷知夫好酒不欲傳授國封夫未亡前忽夢見征虜將軍房世寶至其家聽事與其父坐屏人密言夫心驚懼謂人曰世寶爲官少間必擊我也尋有人至云官呼郎隨召卽去遣左右杖之二百不勝楚痛大叫良久乃悟流汗徹於寢具至明前京城太守趙卓詣之見其衣溼謂夫曰卿昨夜當大飲溺衣如此夫乃具陳所夢先是旬餘祕書監鄭道昭暴病卒夫聞謂卓曰人生何常唯當縱飲于是昏酣遂甚夢後二日不能言針之乃得語而猶虛劣俄而心悶而死洗浴者視其尸體大有杖處青赤隱起二百下許贈鉅鹿太守初夫與南人辛諶庾遵江文遠等終日遊聚酣飲之際恒相謂曰人生局促何殊朝露坐上相看先後間爾脫有先亡者於良辰美景靈前飲宴儻或有知庶共歆饗及夫亡後三月上巳諸人相率至夫靈前仍共酌飲時日

晚天陰室中微闇咸見夫在坐衣服形容不異平昔時執盃酒似若獻酬但無語耳夫家客雍僧明心有畏恐披簾欲出便卽僵仆狀若被毆夫從兄欣宗云今是節日諸人憶弟疇昔之言故來共飲僧明何罪而被嗔責僧明便悟而欣宗鬼語如夫平生并怒家人皆得其罪又發陰私竊盜咸有次緒夫妻裴植之女也與道遷諸妾不睦訟闋徹于公庭子籍年十餘歲襲祖封已數年而夫弟春等言其眇目癩疾不任承繼自以與夫同庶已應紹襲尚書奏籍承封道遷兄子抱夫位咸陽太守道遷之謀又襄陽羅道珍北海王安世潁川辛諶漢中姜永等皆參其勳末道珍爲齊州東平原相有能名安世符堅丞相王猛玄孫也歷涉書傳位北華州刺史諶魏衛尉辛毗後也有文學位濮陽上黨二郡太守永善彈琴有文學位漢中太守永弟漾亦善士性至孝時潁川庾道者亦與

道遷俱入國雖不參勳謀亦爲奇士歷覽史傳善艸隸書輕財重義仕梁右中郎將及至洛陽環堵弊廬多與儁秀交舊積二十餘歲殊無宦情後爲饒安縣令罷卒

李元護遼東襄平人晉司徒胤之八世孫也胤子順璠及孫沉志皆有名宦沉孫根仕慕容寶爲中書監根子後智等隨慕容德南渡河居青州數世無名三齊豪門多輕之元護以魏平齊後隨父懷慶南奔身長八尺美鬚髯少有武力仕齊位馬頭太守雖以將用自達然亦頗覽文史習於簡牘後爲裴叔業司馬帶汝陰太守叔業歸順元護贊同其謀叔業疾病元護督率上下以俟援軍壽春尅定元護頗有力焉景明初以元護爲齊州刺史廣饒縣伯尋以州人聊世明圖爲不軌元護誅戮所加微爲濫酷州內饑儉表請賑貸蠲其賦役但多有部曲時爲侵擾城邑苦之故不得爲良

刺史也三年卒病前月餘京師無故傳其凶問又城外送客亭柱有人書曰李齊州死綱佐餞別者見而拭之後復如此元護妾妓十餘聲色自縱情慾旣甚支骨稍消鬚長二尺一時落盡贈青州刺史元護爲齊州經拜舊墓巡省故宅饗賜邨老莫不欣暢及將亡謂左右曰吾嘗以方伯簿伍至青州仕女屬目若喪過東陽不可不好設儀衛哭泣盡哀令觀者改容也家人遵其誠子會襲正始中降爵爲子會頑駉好酒其妻南陽太守清河房伯玉女也甚有姿色會不答之房乃通其弟機因會醉殺之子景宣襲機與房遂如夫婦積十餘年房氏色衰乃更婚娶元護弟靜性貪忍兄亡未斂便剝妓服玩及餘物歷齊郡內史

席法友安定人也祖父南奔法友仕齊以膂力自効任安豐新蔡二郡太守建安成主後與裴叔業同謀歸魏拜豫州刺史苞信縣

伯叔業卒後法友與裴植追成業志淮南尅定法友有力焉歷華并二州刺史後爲別將出淮南欲解胸山之圍法友始渡淮而胸山敗沒遂停十年恬靜自安不競世利宣武末除濟州刺史廉和著稱又徙封乘氏後卒於光祿大夫贈秦州刺史謚襄侯子景通襲善事元又兼賂又父繼爲司空引景通爲掾卒贈衛尉少卿子郾襲走關西

王世弼京兆霸城人也姚泓之滅其祖父南遷世弼身長七尺八寸魁岸有壯氣善艸隸書好愛墳典仕齊爲軍主助成壽春遂與裴叔業同謀歸誠除南徐州刺史封慎縣伯後除東秦州刺史政任於刑爲人所怨有受納之響爲御史中尉李平所彈會赦免後爲河北太守有清稱再遷中山內史加平北將軍直閭元羅領軍元又弟也曾過中山謂曰二州刺史翻復爲郡當恨恨爾世弼白

儀同之號起自鄧騭平北爲郡始在下官卒贈豫州刺史謚曰康長子會汝陽太守次子由字茂道好學有文才尤善草隸書性方厚有名士風又工摹書爲時人所服位東萊太守罷郡寓居潁川天平初元洪威構逆大軍攻討爲亂兵所害名流悼惜之

江悅之字彥和濟陽考城人也七世祖統晉散騎常侍避劉石之亂南渡祖興之父範之竝爲宋武所誅悅之少孤仕宋歷諸王參軍好兵書有將略善待士有部曲數百人仕齊爲後軍將軍部曲稱衆千有餘人梁初以討滅劉季連功進號冠軍將軍武興氏攻破白馬進圖南鄭悅之大破氏衆還復白馬梁秦二州刺史莊丘黑死夏侯道遷與悅之及龐樹軍主李忻榮張元亮士孫天與等謀以梁州內附梁華陽太守尹天寶率衆向州城遂圍南鄭悅之晝夜督戰會武興軍至天寶敗道遷克全勳欸悅之天寶有力焉

與道遷俱至洛陽尋卒贈梁州刺史追封安平縣子諡曰莊悅之
二子文遙文遠文遙少有大度輕財好士士多歸之道遷之圖楊
靈珍文遙奮劔請行遂手斬靈珍襲父封拜咸陽太守勤於禮接
終日坐聽事至者見之假以恩顏屏人密問于是人所疾苦大盜
姓名奸猾吏長無不知悉郡中震肅奸劫息止政為雍州諸郡之
最後為安州刺史善於綏納甚得物情時杜洛周葛榮等相繼叛
逆幽燕已南悉沒唯文遙介在群賊之外孤城獨守鳩集荒餘且
耕且戰百姓皆樂為用卒官長史許思祖等以文遙有遺愛復推
其子果行州事既攝州事乃遣使奉表莊帝嘉之除果通直散騎
侍郎行安州事既而賊勢轉盛救援不接果乃攜諸弟并率城人
東奔高麗天平中詔高麗送果等元象中乃得還朝文遠善騎射
勇于攻戰以軍功位中散大夫龍驤將軍

淳于誕字靈遠其先太山人也後世居蜀漢或家安國之桓陵
縣父興宗齊南安太守誕年十二隨父向揚州父於路為群盜所
害誕雖幼而哀感奮發傾資結客旬朔之內遂得復讎州里之間
無不稱歎景明中自漢歸魏陳伐蜀計宣武嘉納之延昌末王旅
大舉除驃騎將軍都督別部司馬領鄉導統軍誕不願先受榮爵
乃固讓實官止參戎號及奉辭之日詔若尅成都即以益州許之
師次晉壽蜀人大震屬宣武晏駕不果而還後以客例起家羽林
監正光中秦隴反叛詔誕為西南道軍司馬與行臺魏子建共參
經略時梁益州刺史蕭深猷遣將樊文熾蕭世澄等率眾數萬圍
小劔戍子建遣誕勒兵馳赴大敗之禽世澄等十一人文熾先走
獲免孝昌初于運以誕行華陽郡帶白馬戍後卒於東梁州刺史
贈益州刺史諡曰莊

沈文秀字仲遠吳興武康人也父慶之南史有傳文秀仕宋位青州刺史和平六年宋明帝殺其王子業文秀與諸州推立子業弟子勛子勛敗皇興初文秀與崔道固俱以州降魏宋遣其弟文景來諭之文秀復歸宋爲刺史如故後慕容白曜長驅至東陽文秀始欲降以軍人擄掠遂有悔心乃嬰城固守白曜旣下歷城乃并力攻討自夏至春始尅文秀取所持節衣冠儼然坐於齋內亂兵入曰文秀何在文秀厲聲曰身是執而裸送于白曜左右令拜文秀曰各二國大臣無相拜禮白曜忿之因至搃撻後還其衣爲之設饌與長史房天樂司馬沈嵩等鎖送京師面縛數罪宥死待爲下客給以麤衣蔬食獻文重其節義稍亦嘉禮之拜外都下大夫太和三年遷外都大官李文嘉其忠於其國賜絹綵二百匹後爲南征都將臨發賜以戎服除懷州刺史假吳郡公守清貧而政寬

不能禁止盜賊大興水田於公私頗有利益卒官子保冲後爲徐州冠軍長史坐據連口退敗有司處之死刑孝文詔保冲文秀之子可特原命配洛陽作部終身宣武時卒于下邳太守房天樂者清河人滑稽多智文秀拔爲長史督齊郡州府事一以委之卒於京師弟子嘉慶漁陽太守

張讜字處言清河東武城人也六世祖弘晉長秋卿父華慕容超左僕射讜仕宋位東徐州刺史及平徐克讜乃歸順於尉元亦表授東徐州刺史遣中書侍郎高閭與讜對爲刺史後至京師禮遇亞於薛畢賜爵平陸侯讜性開通篤於接恤青齊之士雖疏族末姻咸相敬視李敷李訢等寵要勢家亦推懷陳款無所顧避畢衆敬等皆敬重之高允之徒亦相器待卒贈青州刺史謚康侯子敬伯求致父喪出葬冀州清河舊墓久不被許停柩在家積五六年

第四子敬叔先在徐州初聞父喪不欲奔赴而規南叛爲徐州所勒送至乃自理後得襲父爵敬伯自以隨父歸國功賜爵昌安侯出爲樂陵太守敬叔武邑太守父喪得葬舊墓還屬清河初讜兄弟十人兄忠字處順在南爲合鄉令歸降賜爵新昌侯卒于新興太守贈冀州刺史讜妻皇甫氏被掠賜中官爲婢皇甫遂詐癡不能疏沐後讜爲宋冀州長史因貨千餘匹購求皇甫文成怪其納財之多引見之時皇甫年六十矣文成曰南人奇好能重室家之義此老母復何所任乃能如此致費也皇甫氏歸讜令諸妾境上奉迎數年卒後十年而讜入魏兄子安世正始中自梁漢同夏侯道遷歸款爲客積年出爲東河間太守卒

李苗字子宜梓潼涪人也父膺梁太僕卿苗出後叔父眈眈爲梁州刺史大著威名王足之伐蜀梁武命眈拒足於涪許其益州及足退梁武遂改授眈眈怒將有異圖事發被害苗年十五有報雪志延昌中歸魏仍陳圖蜀計將軍高肇西伐詔假苗龍驤將軍鄉導次晉壽宣武晏駕班師後以客例除員外散騎侍郎苗有文武材幹以大功不就家恥未雪嘗懷慷慨乃上書陳平定江南之計其文理甚切於時明帝幼冲無遠略之意竟不能納正光末三秦反叛侵及三輔時承平既久人不習戰苗以隴兵强悍且群聚無資乃上書以爲食少兵精利於速戰糧多卒衆事宜持久今隴賊猖狂非有素蓄雖據兩城本無德義其勢在於疾攻日有降納遲則人情離阻坐受崩潰夫颯至風起逆者求萬一之功高壁深壘王師有全制之策今且宜勒大將深溝高壘堅守勿戰別命偏師精卒數千出麥積崖以襲其後則汧岐之下群妖自散於是詔苗爲統軍與別將淳于誕出梁益隸行臺魏子建子建以苗爲郎中

仍領統軍深見知待孝昌中兼尚書左丞爲西北道行臺與大都督宗正珍孫討汾絳蜀賊平之及殺余朱榮從弟世隆擁部曲還逼都邑孝莊幸大夏門集群臣博議百寮計無所出苗獨奮衣起曰今朝廷有不測之危正是忠臣烈士效節之時請以一旅之衆爲陛下徑斷河梁莊帝壯而許焉苗乃募人於馬渚上流以師夜下去橋數里放火烧船俄然橋絕賊沒水死者甚衆官軍不至賊乃涉水與苗死鬪衆寡不敵苗浮河而沒帝聞哀傷久之贈都督梁州刺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河陽縣侯諡忠烈苗少有節操志尚功名每讀蜀書見魏延請出長安諸葛不許歎息謂亮無奇計及覽周瑜傳未曾不嗟咨絕倒太保城陽王徽司徒臨淮王彧竝重之二王頗或不穆苗每諫責微寵勢隆極猜忌彌甚苗謂人曰城陽蜂目豺聲今轉彰矣解鼓琴善屬文詠工尺牘之敏當世

罕及死之日朝野悲壯之及帝幽崩世隆入洛王者追苗贈封以白世隆世隆曰吾爾時群議更三日便欲大縱兵士燒燔都邑任其採掠賴苗京師獲全天下之善一也不宜追之子曇襲爵劉藻字彥先廣平易陽人也六世祖遐從晉元帝南渡父宗之宋廬江太守藻涉獵群籍美談笑善與人交飲酒至一石不亂大安中與妹夫李嶷俱來歸魏賜爵易陽子擢拜南部主書號爲稱職時北地諸羌恃險作亂前後宰守不能制朝廷患之以藻爲北地太守藻推誠布信諸羌咸來歸款朝廷嘉之雍州人王叔保等三百人表乞藻爲駸奴皮主詔曰選曹已用人藻有惠政自宜他敘在任八年遷離城鎮將太和中改鎮爲岐州以藻爲岐州刺史轉秦州刺史秦人恃險率多麤暴或拒課輸或害吏長自前守宰皆遙領不入郡縣藻開示恩信誅戮豪橫羌氏憚之守宰于是始得

居其舊所遇車駕南伐以藻爲東道都督秦人紛擾詔藻還州人
情乃定仍與安南元英征漢中破賊軍長驅至南鄭垂平梁州奉
詔還軍乃不克果後車駕南伐以藻爲征虜將軍督統軍高聰等
四軍爲東道別將辭於洛水之南孝文曰與卿石頭相見藻對曰
臣雖才非古人庶亦不留賊虜而陛下輒當醜曲阿之酒以待百
官帝大笑曰今未至曲阿且以河東數石賜卿後與高聰等戰敗
俱徙平州景明初宣武追錄舊功拜藻爲太尉司馬卒子紹珍無
他才用善附會好飲酒結託劉騰啓爲其國郎中令襲子爵永安
中歷河北黎陽二郡太守所在無政績天平中坐子洪業入於關
中率衆侵擾伏法

傳永字修期清河人也幼隨叔父洪仲與張幸自青州入魏尋復
南奔有氣幹拳勇過人能手執鞍橋到立馳騁年二十餘有友人

與之書而不能答請洪仲洪仲深讓之而不爲報永乃發憤讀書
涉獵經史兼有才幹爲崔道固城局參軍與道固俱降入爲平齊
百姓父母竝老饑寒十數年賴其強於人事戮力傭丐得以存立
晚爲奉禮郎詣長安拜文明太后父燕宣王廟賜爵貝丘男除中
書博士王肅之爲豫州又以永爲王肅平南長史咸陽王禧慮肅
難信言於孝文曰已選傅修期爲其長史雖威儀不足而文武有
餘矣肅以永宿士禮之甚厚永亦以肅爲帝眷遇盡心事之情義
至穆齊將魯康祖趙公政侵豫州之太倉口肅令永擊之永量吳
楚兵好以斫營爲事又賊若夜來必於渡淮之所以火記其淺處
永旣設伏仍密令人以瓠盛火渡南岍當深處置之教云若有火
起卽亦然之其夜康祖公政等果親率領來斫營東西二伏俠擊
之康祖等奔趨淮水火旣競起不能記其本濟遂望永所置火爭

渡水深溺死斬首者數千級生禽公政康祖人馬隆淮曉而獲其尸斬首并公政送京師時裴叔業率王茂先李定等東侵楚王戍肅復令永將伏兵擊其後軍破之獲叔業傘扇鼓幕甲仗萬餘兩月之中遂獻再捷帝嘉之遣謁者就豫州策拜永安遠將軍鎮南府長史汝南太守貝丘縣男帝每歎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布唯傳修期爾裴叔業又圍渦陽時帝在豫州遣永為統軍與高聰劉藻成道益任莫問等救之永曰深溝固壘然後圖之聰等不從一戰而敗聰等棄甲奔懸瓠永獨收散卒徐還賊追至又設伏擊之挫其銳藻徙邊永免官爵而已不經旬詔永為汝陰鎮將帶汝陰太守景明初裴叔業將以壽春歸魏密通於永及將迎納詔永為統軍與楊大眼奚康生等諸軍俱入壽春同日而永在後故康生大眼二人並賞列土永唯清河男齊將陳伯之逼壽春沿淮為

寇時司徒彭城王勰廣陵侯元衍同鎮壽春以九江初附人情未洽兼臺援不至深以為憂詔遣永為統軍領汝陰三千人先援之永至勰令永引軍入城永曰若如教旨便共殿下同被圍守豈是救援之意遂孤軍城外與勰并勢以擊伯之頻有剋捷中山王英之征義陽永為寧朔將軍統軍當長圍遏其南門齊將馬僊瑋連營稍進規解城圍永乃分兵付長史賈思祖令守營壘自將馬步千人南逆僊瑋賊俯射永洞其左股永出箭復入遂大破之僊瑋燒營卷甲而遁英曰公傷矣且還營永曰昔漢祖捫足不欲人知下官雖國家一帥奈何使虜有傷將之名遂與諸軍追之極夜而返時年七十餘矣三軍莫不壯之義陽既平英使司馬陸希道為露布意謂不可令永改之永亦不增文采直與之改陳列軍儀處置形要而英深賞之還京除太中大夫後除恒農太守非心所樂時英

東征鍾離表請永求以爲將朝廷不聽永每言曰馬援充國竟何人哉吾獨白首見拘此郡然於御人非其所長故在任無多聲稱後爲南兗州刺史年踰八十猶能馳射盤馬奮稍常諱言老每自稱六十九還京拜光祿大夫卒贈齊州刺史永嘗登北芒於平坦處奮矛躍馬盤旋瞻望有終焉之志遠慕杜預近好李冲王肅欲葬附墓遂買左右地數頃遺敕子叔偉此吾之永宅也永妻賈氏留本鄉永至代都娶妾馮氏生叔偉及數女賈後歸平城無男唯一女馮恃子事賈無禮叔偉亦奉賈不順賈不忿之馮先永卒叔偉稱父命欲葬北芒賈疑叔偉將以馮合葬遂求歸葬永子所封貝丘縣事經司徒司徒胡國珍感其所慕許叔偉葬焉賈乃邀訴靈太后太后從賈意乃葬於東清河又永昔營宅兆葬父母於舊鄉賈于此強徙之於永同處永宗親不能抑葬已數十年矣棺爲

桑棗根所達東去地天餘甚爲周固以斧斫出之于坎時人咸怪叔偉膂力過人彎弓三百斤左右馳射能立馬上與人角騁見者以爲得永武而不得永文

傅豎眼本清河人也七世祖伯子邁石季龍太常祖父融南徙度河家于磐陽爲鄉閭所重性豪俠有三子靈慶靈根靈越竝有材力融以自負謂足爲一時之雄嘗謂人曰吾昨夜夢有一駿馬無堪乘者人曰何由得人乘有一人曰唯傳靈慶堪乘此馬又有弓一張亦無人堪引人曰唯有傳靈根可彎此弓又有數紙文書人皆讀不能解人曰唯有傳靈越能解此文融謂其三子文武材幹以駕馭當世常從容謂鄉人曰汝聞之不鬲蟲之子有三靈此圖識文也好事者然之故豪勇士多相歸附宋將蕭斌王玄謨寇徼碯時融始死玄謨強引靈慶爲軍主將攻城攻車爲城內所燒

靈應懼軍法詐云傷重令左右輿還營遂與壯士數十騎遁還斌
玄謨命追之左右諫曰靈慶兄弟竝有雄材兼其部曲多是壯勇
如彭超尸生之徒皆一當數十人援不虛發不可逼也玄謨乃止
靈慶至家遂與二弟匿山澤間時靈慶從叔乾愛爲斌法曹參軍
斌遣乾愛誘呼之以腰刀爲信密令壯健者隨之而健愛不知斌
之欲圖靈慶既至斌所遣壯士執靈慶殺之靈慶將死與母崔氏
訣言法曹殺人不可忘也靈根靈越奔河北靈越至京師因說齊
人慕化青州可平文成大悅拜靈越青州刺史貝丘子鎮羊蘭城
靈根爲臨齊副將鎮明潛壘靈越北入之後母崔氏遇赦免宋恐
靈越在邊擾三齊乃以靈越叔父琰爲冀州中從事乾愛爲樂陵
太守樂陵與羊蘭隔河相對命琰遣其門生與靈越婢詐爲夫婦
投化以招之靈越與母分離思積遂與靈根南走靈越與羊蘭奮

兵相擊乾愛出遣船迎之得免靈根差期不得俱渡臨齊人知判
斬殺之乾愛出郡迎靈越問靈根愆期狀靈越殊不應答乾愛不
以爲惡敕左右出匣中烏皮袴褶令靈越代所常服靈越言不須
乾愛云汝可著體上衣服見垣公也時垣護之爲刺史靈越奮聲
言垣公垣公著此當見南方國王豈垣公也竟不肯著及至丹陽
宋孝武見而禮之拜兗州司馬而乾愛亦遷青冀司馬帶魏郡後
二人俱還建鄴靈越意怏欲爲兄復讎而乾愛初不疑防知乾愛
嗜雞肉葵菜食乃爲作之下以毒藥乾愛飯還而卒後數年靈越
爲太原太守升城後舉兵同孝武子子勛以靈越爲前軍將
軍子勛敗靈越軍衆散亡爲明帝將王廣之軍人所擒厲聲曰我
傳靈越也汝得賊何不卽殺廣之生送詣宋輔國司馬劉劬劬躬
自慰勞靈越曰人生歸於死實無面求活劬壯其意送詣建康宋

明帝欲加原宥靈越辭對如一乃殺之豎眼卽靈越子也沉毅壯烈少有父風入魏鎮南王肅見而異之且奇其父節傾身禮敬表爲參軍以軍功累遷益州刺史高肇伐蜀假豎眼征虜將軍持節領步兵三萬先討巴北所至尅捷豎眼性旣清素不營產業衣食之外俸祿粟帛皆以饗賜夷首振恤士卒撫蜀人以恩信爲本保境安人不以小利侵竊有掠蜀人入境者皆移送還本檢勒部下守宰肅然遠近雜夷相率款謁仰其德化思爲魏人矣宣武甚嘉之明帝初屢請解州乃以元法僧代之益州人追隨戀泣者數百里梁將趙祖悅逼壽春鎮南將軍崔亮討之以豎眼爲持節鎮南軍司法僧旣至大失人和梁遣其衡州刺史張齊因人心怨入寇進圍州城朝廷以西南爲憂乃驛徵豎眼於淮南以爲益州刺史尋加散騎常侍西征都督率步騎三千以討齊給銅印千餘須有

假職者聽六品已下板之豎眼旣出梁州梁軍所在拒塞豎眼三日中轉戰二百餘里甲不出身頻致九捷蜀人聞豎眼復爲刺史人人喜悅迎於路者日有百數豎眼至州白水已東人皆寧業張齊仍阻白水屯寇葭萌豎眼分遣諸將水陸討之大破其軍齊被重創奔而退小劔大劔賊亦捐城西走益州平靈太后璽書慰勞賜驎騮馬一匹寶劔一口後轉歧州刺史仍轉梁州刺史梁州人旣得豎眼爲牧人咸自賀而豎眼至州遇患不堪綜理其子敬紹嶮暴不仁聚貨耽色甚爲人害遠近怨望尋假鎮南休軍都督梁西益巴三州諸軍事梁遣其北梁州長史錫休儒等十軍率衆三萬人寇直城豎眼遣敬紹總衆赴擊大破之敬紹頗覽書傳微有膽力而奢淫倜儻輕爲殘害又見天下多事陰懷異圖欲杜絕四方擅據南鄭令其妾兄唐崑崙扇攬於外聚衆圍城敬紹謀爲內

應賊圍既合事泄在城兵執敬紹白豎眼而殺之豎眼患發疾卒
永安中贈吏部尚書左齊州刺史孝武帝初贈司空公相州刺史
長子敬和次敬仲竝好酒薄行傾側勢家敬和孝莊時以其父有
遺惠於益州復爲益州刺史至州聚斂無已好酒嗜色遠近失望
仍爲梁將樊文熾攻圍城降送於江南後以齊神武威德日廣令
敬和還北以申和通之意除北徐州刺史復以耽酒爲土賊掩襲
棄城走遂廢棄卒於家

張烈字徽之清河東武城人也孝文帝賜名曰烈仍以本名爲字
焉高祖憐爲慕容儁尚書右僕射曾祖恂散騎常侍隨慕容德南
度因居齊郡之臨淄縣烈少孤貧涉獵經史有氣槩時青州有崔
徽伯房徽叔與烈竝有令譽時人號三徽孝文時入官代都歷侍
御主文中散遷洛爲太子步兵校尉齊將陳顯達謀將入寇時順

陽太守王清石世官江南荊州刺史廣陽王禧慮其有異表請代
之詔侍臣各舉所知互有申薦者帝曰太子步兵張烈每論軍國
事時有會人意處朕欲用之如何彭城王勰稱讚之遂除順陽太
守烈到郡二日便爲齊將崔慧景攻圍之七十餘日烈撫厲將士
甚得軍人之和會車駕南討慧景遁走帝親勞之曰卿果能不負
所寄烈謝曰不過變輿親駕臣不免困於犬羊自是陛下不負臣
非臣能不負陛下帝善其對宣武卽位追錄先勳封清河縣子尋
以母老歸養積十餘年頻遇凶儉烈爲粥以食饑人蒙濟者甚衆
鄉黨以此稱之明帝卽位爲司空長史先是元叉父江陽王繼曾
爲青州刺史及叉當權烈託故義之懷遂相諂附歷給事黃門侍
郎光祿大夫靈太后反政以叉黨出爲青州刺史時議者以烈家
產畜殖家僮甚多慮其有異恐不宜出爲本州改瀛州刺史爲政

清靜吏人安之後因辭老還鄉兄弟同居怡然爲親類所慕卒于家烈先爲家誠千餘言并自敘志行及所歷之官臨終敕子姪不聽求贈但勒家誠立碣而已其子質奉行焉質博學有才藝位諫議大夫國子博士散騎侍郎徵竝不起世號徵君焉好營產業孜孜不已藏鏹巨萬他資稱是兄弟自供儉約車馬瘦弊身服布裳而婢妾紈綺僧皓尤好蒲奕戲不擇人是以獲譏于世節閔帝時崔祖螭舉兵攻東陽城僧皓與同事事敗死於獄中

李叔彪勃海蓀人也從祖金神麌中與高允俱徵位征南從事中郎叔彪好學博聞有識度爲鄉閭所稱太和中拜中書博士與清河崔亮河間邢巒竝相親友三遷國子博士本國中正攝樂陵中正性清直甚有公平之稱歷中書侍郎太尉高陽王雍以其器操重之尋除假節行華州事爲吏人所稱卒贈南青州刺史諡曰穆

叔彪子述字道興有學識州舉秀才拜太常博士使詣長安冊祭燕宣王廟還除儀曹郎賜爵脩縣男稍遷與平太守卒子象字孟則清簡有風槩博涉群書初襲爵稍遷中書侍郎光祿大夫兼散騎常侍使梁卒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象從容風素有名於時喪妻無子終竟不娶論者非之

路恃慶字伯瑞陽平清泉人也祖綽陽平太守恃慶有幹用與廣平宋翻俱知名爲鄉閭所稱太和中除奉朝請恃慶以從兄文舉有才望因推讓之孝文遂竝拜焉累遷定州河間王深長史深貪暴肆意恃慶每進苦言卒贈左將軍安州刺史諡曰襄子祖壁給事中恃慶弟仲信思令竝有令名官位

房亮字景高清河人也父法延譙郡太守亮好學有節操太和中舉秀才爲奉朝請後兼員外常侍使高麗高麗王託疾不拜以亮

辱命坐白衣守郎中歷濟北平原二郡太守以清嚴稱後爲東荆
州刺史亮留心撫納夷夏安之時邊州刺史例得一子出身亮不
言其子而啓弟子起爲奉朝請議者稱之卒於光祿大夫贈撫軍
將軍齊州刺史弟詮悅等竝歷位清顯

曹世表字景昇魏大司馬休九世孫也祖謨父慶竝有學問世表
性雅正工尺牘涉獵群書爲司徒記室與武威賈思伯范陽盧同
隴西辛雄竝相友善侍中崔光鄉里貴達每稱美之延昌中除清
河太守臨官省約百姓安之尋昌中爲尚書左丞出行東豫州刺
史遷東南道行臺卒贈齊州刺史

潘永基字紹業長樂廣宗人也父靈乾中書侍郎永基性通率輕
財好施爲長樂太守時葛榮攻信都永基與刺史元孚同心防捍
力窮城陷榮欲害孚永基請以身代孚死永安二年除潁川太守

遷東徐州刺史永熙中爲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尋加衛大將軍
復除東徐州刺史前後在州爲吏人所愛卒贈尚書右僕射司徒
公冀州刺史子子義子智子義學涉有父風仕隋至尚書右丞
朱元旭字君昇本樂陵人也頗涉子史開解几案稍遷尚書度支
郎中神龜末以郎選不精大加沙汰元旭與隴西辛雄范陽祖瑩
太山羊深西平淳于恭竝以才用見留尋兼尚書右丞仍郎中本
州中正時關西都督蕭寶夤啓云所統十萬食唯一月明帝大怒
詔問所由錄令已下皆推罪元旭入見御坐前屈指校計寶夤兵
糧乃踰一年事乃得釋後遷衛將軍左光祿大夫天平中復拜尚
書左丞旣無風操俛仰隨俗性多機數自容而已於時朝廷分汲
郡河內二界扶風之地立義州置關西歸款戶除元旭義州刺史
卒官

論曰壽春形勝南鄭要嶮乃建鄴之扃髀成都之喉嗑裴叔業夏侯道遷體運知機翻然鵲起舉地而來功誠兩茂其以大啓茅賦兼列旄旗固其宜矣植不恆其德器小志大斯所以顛覆也衍才行將略不遂其終惜哉李席王江雖復因人成事亦爲果決之士淳于誕好立功名有志竟不遂也文秀不回有死節之氣非直身蒙嘉禮遂乃子免刑戮在我欲其罵人忠義可不勉也張讜觀機委質篤恤流離亦仁智矣李苗以文武幹局沉毅過人臨難慨然奮斯大節蹈忠履義沒而後已仁必有勇其斯人之謂乎劉藻傳永豎眼文武器幹知名於時豎眼加以撫邊導俗風化尤美方之二子固已優乎抑又魏世良牧張烈早有氣尚名輩見知趣捨沉浮俱至顯達雅道正路其殆病諸李路器尚所及俱可觀者象風彩詞涉亦當年之俊又房亮曹世表潘永基朱元旭拔萃從官咸

享名器各有由也



